1 3
2416
159

13
2416
159

居處部十一　倉廩　廚竈　廁　牆壁　藩籬　園圃

倉廩一

增

釋名曰倉藏穀物也　說文曰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　周禮曰藏米曰廩　詩經曰胡取乎三百囷兮囷倉也　老子曰田甚蕪倉甚虛　說苑曰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民煩苦故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

半澤文庫

<2004-719>

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為饑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私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受責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越絕書曰君均東倉春申君造西倉名曰君均西門倉周一里八十步　史記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強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及楚漢交兵民不得田而豪強金玉盡歸任氏　漢書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鄒陽上吳王書曰吳有諸侯之位而實

富於天子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　鹽鐵論曰匈奴因山谷為城池水草為倉廩　後漢書曰虞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　益州記曰今成都縣東有頹城毀垣土人云古白帝倉也　述征記曰東城二石橋舊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經洛陽於城之東南然後北廻通運至建春門以輸常滿倉　唐書曰樂相幽徐齊并秦蒲州皆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

皆著於令　拾遺記曰曹會遇世亂家家焚廬會蓄書萬卷慮其先文湮沒乃積石如倉廩以藏書世謂曹家書倉焉　元史百官志曰河西務十四倉曰永備南倉永備北倉廣盈北倉充溢倉崇墉倉大盈倉大京倉大稔倉足用倉豐儲倉豐積倉恒足倉既備倉萬斯南倉萬斯北倉千斯倉永

又曰京師二十二倉曰平倉永濟倉惟億倉既盈倉大有倉屢豐倉積貯倉豐穰倉廣濟倉廣衍倉大積倉既積倉盈衍倉相因倉順濟倉通濟倉慶貯倉豐潤倉豐實倉　又曰通州十三倉曰廣儲曰盈止曰及秭曰廻積曰樂歲曰慶豐曰延豐曰足食曰富儲曰富衍曰及衍　成祖實錄曰永樂七年七月修通州衛十三年三月設北京通州左右衛神武中衛定邊武清五衛倉十六年八月置通州衛通濟倉　宣宗實錄曰宣德元年設順天府灞上南北兩倉專管馬房草料　英宗實錄曰正統九年朝陽門外倉成名大軍倉隸後軍都督以貯操備馬料

倉廩二

鉅橋　細柳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大賚於萬姓鉅橋紂倉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石磑是也磑西細柳倉東有嘉倉　三輔故事曰漢文時大將軍居處部

倉者務五穀也又文子曰積於不盡之倉管氏之輕重李衡之均輸壽昌之常平人皆蒙其利

不盈　無滯　管子曰下務地利則公無滯積

儲蓄　存救　儲蓄

以處災救之要術

實　災　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穀梁亥曰年不熟為災

存　實　恒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乙酉烝

掌九穀　求千倉　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賒貸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防　注稍食廩祿也詩

貴庚　藏帝籍　藏穀以防貴庚謂積穀待價藏帝籍於神倉祇敬必飭

量歲杪　備凶年　禮曰五穀皆入必量於歲之杪隋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皆出粟多一石以下貧富為差以備凶年

孟冬修　季春發　月令孟冬命有司穿窖修困倉謹蓋藏務積

月令季春發倉廩賑貧窮

辨九粟　支二年　周禮廩人掌九粟之物以待邦用梁庾域為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粟之物以待邦用梁庾域為梁州參軍魏人攻圍南鄭有空倉數十自封題曰此粟皆滿足支二年衆心以安遂堅守

仲謀開　楚莊賑　第五訪字仲謀為張掖守歲饑開倉賑給曰若須報是棄人也樂以身救百姓詔嘉之傳曰楚莊王賑廩同食注賑廩開倉同食上下無異

饑也

漢故倉　白帝倉　北史後周蘇綽為郎中文帝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綽具以狀對拜行臺左丞記公孫述有白帝倉

矯制釋罪　開倉上嘉　喬元字公祖為汲縣因使矯制發倉救之主者以為舊典宜先表聞元梁州刺史歲饑開倉給曰方待奏民且死矣開倉訖乃上聞天子嘉之

戶　活三千人　後漢韓韶愍其飢困開倉賑之活溝壑之民而伏罪倉笑入地太守素知名德竟不坐東郡守歲凶開倉賑給告天下　王蘊字仁叔為吳興守郡人飢開倉賑恤之

褒比汲黯　左降晉陵　晉鄭默為東海太守　賑萬餘　薄諫請先上聞待報蘊曰行仁義敗無所恨朝廷以違科免之士庶詣闕左降晉陵太守

後漢蘇章爲武原令歲饑開倉活二千餘人

紅腐而不可食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之庾如坻如京我倉我庾詩曰曾孫

又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

食貨志漢宣帝時年豐人利少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上討令郡國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百姓賴之

秋佐助期日天

均輸

增廩星 倉神天門集曰廩星主倉春

常滿國語曰春申君於吳造倉名曰均輸

洛陽記曰國有

常滿倉

鄭國置 漢王運

地里志曰敖倉在河南廣山鄭國所置

史記漢王

與項王爭天下

運敖倉之粟

泥倉放火 養親分難

異苑舜父使舜

泥倉放火而燒舜舜垂席而下得無傷

說苑曰晏子

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

公出奔北郭子召其父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倉粟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分其難今晏子見疑召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之曰

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郊請而返之晏子不得已而返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丘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藏困庾 待凶荒

韓詩外傳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倉廩以待凶荒

晏子分倉粟

周禮曰儲藏於困庾商賈藏於隧窌

李勣觀鼠食

說苑曰北郭騷聞晏子曰窮悅先生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而受粟史記曰李勣年少時入如鼠矣在所自取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魏冀既敗公孫述欲安眾以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即使人言白帝倉

敗名曰白帝倉自王莽末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

白帝出穀

後漢書

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說言不可信道隗王

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冀將王元降述以

公子監倉

後漢書曰

爲將軍東拔詩曰不知公子是監倉

埋梁滿腹

皇甫謐云何嘗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
淮南子曰近救倉者不爲之多飯期滿腹而已

陵上石鼈　困中大鼠　異苑曰餘姚縣倉封閉甚密而
陵上雙石鼈所食即繩毀鼈於是無復虧減　西京雜
記曰曹元理善算友人陳廣漢有二困忘其石數後莫
欠一斗乃有鼠大如斗在其中　羊腸　魚倉　粟
在晉門閶陽北石磴縈委若羊腸故以爲名　永嘉郡
記曰青田溪發源太湖湖是白土無復細石中生溫藻
冬天水熱如湯故衆魚歸之名爲魚倉　吳苑倉城　衡山　石廩　吳書曰
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北瀆通轉運於
倉所時人亦呼爲倉城晉咸和中修苑城爲宮惟倉不
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郡國志曰衡山
石廩峯一如倉廩有二戶一開一閉有關鑰之形

倉廩三

太倉之粟

陳陳相因　充溢露積　敎倉之粟　漢滎陽敎倉之粟　國鹿語

均節　羨耗　出如珠玉　取如糞土　史記

智合於權　利如其義　豐凶不常　斂散有典　豐儉適宜　公私交利　既有無之相均　亦豐儉而交利　吳中有均輸之號　吳倉春申君所造名均輸　洛陽有常滿之名　見洛陽記　苟樓畝之餘糧豐年不斂　則在野之餓孚　凶歲疇依　當其豐歲雖多京坻之謠　守在司職宜　謹豆區之量

廚一

增　說文曰廚庖屋也　又曰食廚也　易曰庖有魚義不及賓也　毛詩曰大庖不盈　禮記曰君子遠庖廚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又曰獵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後漢書曰禰衡許都人或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使借面弔喪稚長可監廚請客　七賢傳曰阮籍以步兵廚中有酒求爲步兵校尉　古詩曰左顧賴中廚

廚二　竈附

庖　不盈　或飾　詩大庖不盈　漢詔吏或飾廚傳　遠

稱過客之意

充　君子遠庖廚　田獵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刀七　廚車　膳夫刀七

是供載食車

增　庖屋　食廚說文曰廚庖屋也又曰庖食廚也　庖魚

宰肉　易曰庖有魚義不及賓也　史記陳平傳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越俎而代　莊子庖人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漢書賈誼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君子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稚長請客　圓通監廚　上詳廚一　隋李圓通少孤賤給事文帝家帝爲隋公每宴客常令圓通監廚婢僕敬憚雅世子乳母特寵輕通每有干請不許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從人撾之數十帝善之以爲太府卿　步兵有酒　禁中置庖　上詳廚一　震澤長太任後位太府卿　步話故事禁中不得舉火過城上令內侍覘閣老何爲曰方退食於外上曰曷不就內食對曰禁中不得舉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獨不可置庖乎今意膳處是也　中廚　內庖　上詳廚一　轂耕錄　內庖在酒房之北　恐獲罪　不發遏　梁昭明太子食中頻得孀婦蟲之類密置袢恐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　恐獲罪不令人見　王文正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

一日弟子懇於公曰庖丁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竊啖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此後人料肉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如此

僕啖肉髮繞炙

隋王劭爲散騎常侍篤好經史用心既專思盤中之肉輒覺惟責肉少罰廚人以情白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而詰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鞮匹刀利猶干將肉膩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燮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爐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毋有嫉臣者乎乃名其黨詰之果然乃行誅之

不治不徙

林賦上詳莊子見前司馬相如上原

庖丁良庖

爨附炊蠟

爨鼎

世說石季倫以蠟燭炊新子冬爨鼎夏

當爨

同爨註子之薄也

煮豆

左傳曰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析骸

禮曰同爨緦

炙肉

黃山谷詩曰民生自烹熬煮煮豆以其爨

燃布

韻會曰祭祀之禮饗爨以炙肉廩爨以炊米隋志隋代王侗假違守東都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絺爲汲綆燃布以爨

許子釜甑

文殊執洗

孟子曰許子以釜甑爨

謂閻丘公到任謁文殊普賢在國清寺執爨洗器者是閻丘訪之寒山笑曰豐干饒舌

竈一

釋名曰竈創也創造食物也　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爲竈神　墨子曰竈心爲屏突高出屋四尺防失火也　酉陽雜俎曰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算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已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

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咿上
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
子也　又曰竈馬狀如促織穴於竈側俗謂竈有馬足
食之兆　韓子曰衛靈公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
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夢竈曰夫
日兼燭天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
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
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
乎　漢書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曰霍氏必亡乃上
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
書三上輒不報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
徐福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
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有火患俄而家
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人
灼爛者在上而各以次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
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
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主人乃悟而請之茂陵
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變鄉使福說行則國無裂土出
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慘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

惟陛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頭爛額之右上乃賜
福帛千疋後以為郎　後漢書曰虞詡為懷令西羌寇
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
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
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迫或
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
不虞而日且百里何也詡曰敵衆我少徐行則為所及
速過則彼所不測虜見我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
行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令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又

曰更始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宣張印橫暴三輔其所
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衣錦袴襜褕
諸子罵詈道中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
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東觀漢記曰周澤為滏池令
儉約妻子自親釜竈　唐語林曰王彥伯醫既著列三
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指曰熟者飲此寒
者飲此風者飲此飲者皆癒　茅善仙傳曰在名山深
谿無人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屋長四丈廣二尺起基
四尺又嘗先掘基下令上必無故陷井冢瘞之處所也
開南戶西戶東戶三也立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

令去釜九寸也以磚及細土搆立之亦勿令穿析神竈之法畢矣 光祿寺志曰文華殿孟夏祀竈孟冬祀井

竈二

原禮祀 騷除 禮有五祀竈居一焉 史記李斯曰竈上騷除萬世一時也騷音掃 生智伯攻晉陽而水灌之城不浸者曰竈生竈人馬相食 墨子無黔突 戰國策曰三版舊竈

徙薪 分煙 上詳竈一 晉連子曰突分煙者衆也 夷竈 婿竈傳寒 孫臏減 虞詡增 踞竈觚

春秋考異郵竈觚聽之竈觚顓也 翁性不恒又似任生於竈北欲屋上 後漢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 殺黃羊祠之三世至識繁昌遂 孟夏可以祀竈竈神每日 抱朴子曰孟夏祀竈福百倍 當以臘日祭也 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太者奪紀小者奪算紀三百日算

一百日 祭夏從熱 從熱類也 禮滅文於盆於餅非所祭也 竈祀火神夫 李女占風 燧人造火 李南少明風角女見疾風卒起 吹竈突及非泣辭白 襲者妾當之果卒 李少君言祀竈可以致神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器飲食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者皆可見之 卦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親祠竈焉 後漢張忠習孫寶術寶為主簿遂祭竈請比隣煬者避 竈庶人祭竈 莊子禮庶人一 增黃羊祀 白雞 祭 上詳前一 僧道行書正月巳丑日白雞祭竈宜 蠶五月巳丑祀竈吉四月丁巳日祀竈福百倍 雞入突 豕出壞 漢書曰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燃火有雞遙從口入良久乃於突而出毛 刑不焦鳴豕如故伯玉尋病殞 漢書五行志曰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圈壞都竈銜其舖六七 居處部

校置殿前劉向以為近養之本不可敗竈陳蒲也

俾冬作夏　甘辱取媚　身踐規矩　甘辱取媚竈

燕雀處　蝦蟇出　呂氏春秋曰燕雀處一屋之下自以為安竈突決火上棟宇不知禍之將及也　酉陽雜俎竈無故自濕潤者出蝦蟇

薪不燭　小舟嘗齏　韓愈曰貧薪不燭語林曰陸舟車東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江湖

名除乞　萬畢術曰竈神禪字行郭衣黃衣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得除凶

歸天白罪　呼無塵埃　李白詩厨竈無青煙杜甫詩井竈無塵埃

無青煙　無主食　安柴夢書曰竈主食夢者得食　朱子語錄曰竈即今之竈門安柴處

雞毛致禍　大骨出狂　僧道行書雞毛入竈中致非大骨入竈出狂子

竈三

增詩宋范致能祭竈詩曰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上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少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猪頭爛熟雙魚鮮豆沙甘鬆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醉酒燒錢竈君喜婢子爭鬬君莫聞猫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來分

增銘後漢李尤竈銘曰燧人造火竈能以分五行接備陰陽相乘　晉摯虞竈屋銘曰大孝養志嚴次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增箴魏王朗竈箴曰家人有嚴君焉并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俾俾夏作冬非并孰言

廁一

釋名曰廁言人雜厠其上非一也或曰溷濁也或曰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清潔也　說文曰厠清也　又曰溷厠也又圂也　廣雅曰清溷并厠　史記曰萬石君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於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厠牏衣身自洗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又曰大將軍衛青侍中上據厠而視之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主者奏安不敬謫守厠三年　紀聞曰宣城太守刁緬初為正門兼使有厠神形見狀如大猪遍體皆有眼出入溷中游行院內緬時不在官吏兵卒見者千餘人如是數日緬歸祭以祈福厠神乃滅旬日遷伊州刺史歷官至翰林左將軍　語林曰石崇厠常有十餘婢列皆佳麗綵飾置甲煎沈香無不畢具又與新衣客多不能著王敦為將軍年少往脫故衣著新衣氣色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世說曰王大將軍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中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碗盛澡豆敦自倒著水中而飲之謂之乾飯羣婢掩口而笑之　葆光錄曰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厠神一日至其所見

著黃女子云某台州人也君聞螻蟻言否民曰不聞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柱礎下羣蟻紛紜聽之果聞相語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衆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

廁二

原 曳羅穀 過香煙 石崇廁常令婢數十人曳羅穀置之漆箱中盛乾棗奉以塞鼻褰陽記劉季和上廁從香煙上過 孔悝盟 郭璞祭 傳瞞瞞悝殆孔悝於廁強盟之在廁桓溫掩之見璞方被髮銜刀設祭曰當卿亦不免 陷晉侯 矚卿莫來今反如此非但禍君卿亦不免 范雎佯死 左傳晉侯將食麥脈如廁陷而卒范雎為穰齊所譖王令人拋廁中折其脅後逃歸秦

爲張祿先生 笑食棗 入廁 鼠畏人 郅都侍上詳廁一劉寔謂石崇曰候入君內上賈姬如廁有野冤入廁中上欲自往都伏諫太后之不往上都擊 蟲入君內 聞之賜都金焉 李斯云廁中鼠畏人食不潔 心動 杜蘭香傳蘭夜行必以燭 露頭 趙襄子如廁心動見豫讓拔刀 陶侃見人 侃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劍履曰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侯侃至八州都督方相兩眼大有光 鼠擊物 庾翼鎮荊州如廁見十物頭如斛 鼠入溫廁 溫嶠入廁而薨 窮子除糞 法華經窮子除糞儀禮隸人掃除也 鴻門如廁 柏仁如廁 高祖鴻門會因如廁召樊噲四人出 漢高過柏仁如廁心動 增 偃溲 受羣注偃謂曰廁行清爵中受糞者也 崔浩抑疢 李赤作婿 後魏崔浩好非毀佛法而

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得罪被置欄內送城南衛士溲其上呼聲救救聞於行路自牢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人以爲報應獨異志曰貞元中吳都進士李赤與趙敏之同游蜀宿於衢之館亭宵分忽有一婦人入亭中赤即起下階揖讓良久上廳取紙筆作書與親云某爲郭氏所選爲婚婦人拍其巾縊之敏出走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赤如夢中所爲明又階行白書又失赤敏之遽往見赤坐於厠大怒曰方當禮謝爲爾所驚決曰至閩蜀僚有與赤舊遊者設宴次又失赤敏之疾索於厠見赤黑氣絕死矣

鹵簿引入

奴婢爭先

本傳曰宋慶之在文帝時嘗夢引鹵簿入厠中慶之甚惡之即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鹵簿固是富貴容則中所謂後帝也慶之果以孝武出登三事幽明錄曰建德民虞敬卜厠趨有一人授手內草與之不覩其形如此非一過復至厠久無送者但聞户外鬬聲竟之正見死奴與死婢爭先雖草奴適相擊有頃敬欲出奴婢神勢方滅未已乃厲聲叱之奔如火

牆壁一

原 釋名曰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也埔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　又曰辟辟也言辟禦風寒也　爾雅曰牆謂之埔　廣雅曰牆垣牆也

增 詩經曰築室百堵　又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原 尚書大傳曰天子賁庸諸侯疏杼鄭康成注曰賁大也疏也杼亦牆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

論 語曰夫子之牆數仞

原 左傳曰有牆以蔽惡　南州異物志曰大秦國以琉璃爲牆　漢官典職曰漢省中皆胡粉塗壁紫素界之畫古烈士　新序曰諸侯垣牆

有黝堊無丹青之色　神異經曰西北裔外大夏山有宮以黃金爲牆南方裔外罔明山有宮以赤石爲牆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爲牆東南裔外闐清山有宮以青石爲牆西方裔外西明山有宮以白石爲牆

增 西都賦曰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

牆壁二

原 淮南子曰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此其始也　增 書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至魯共王時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　原 漢書曰司馬相如家成都家徒四壁　又曰趙婕妤居昭陽舍殿壁帶往往爲黃金缸　增 洞冥記曰元狩三年帝復起陵霞觀去地九十丈累白玉爲壁以八分篆寫羲皇以來迄周成王封禪之事所謂登壁文蓋帝王之本績也　西京雜記曰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蓮藹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　原 後漢記曰瑯琊王京都莒好宮室理殿館壁帶飾以金銀　增 又曰蓬萌與

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達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又曰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郭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污柱毀名云　吳志曰呂蒙病孫權時在公安迎置內廄治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勤常穿壁瞻之見其飲食喜不能則咄嗟也　埤史九國志曰吳崔太初多疑好察每通街交會之所牆必置耳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非牆耳乃吾耳　魏畧曰趙岐避難青州市孫嵩知岐避事置岐於複壁中　齊書曰劉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兄瓛夜隔壁呼璡出不答方下牀著衣立行及簾外然後應瓛問其故璡曰向束帶未竟　又曰徐孝嗣初在帥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行數步而壁崩　隋書曰元諧隋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大牆危矣公其勉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謂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晏極歡　經世挈要曰薊鎮一帶邊牆乃國初徐達創修以為內邊者也邊長二千三百餘里

原 千仞 九丈 焦贛易林曰千仞之牆褐不入門孟輿此征記曰鄴城避雷室西南石溝北有華林牆高九丈方圓一里 刻字 藏書 葛洪神仙傳曰白和遼東人師事王君王君語曰我書往瀛洲汝止此石室熟視北壁久久當見壁上有文字讀之而得仙人所刻太清經誦之而得仙人所刻太清下詳事類書序 及肩 蔽目 論語曰賜之牆也及肩焦贛易林曰豫之坎牆高蔽目 丹青 紫素 並詳紋事 堯像 禹文 家語曰孔子觀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像而名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衡山記曰甘泉東有石壁禹所刻文在此 被 黼 飾銀 漢書賈誼云黼黻古天子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之被牆壁下詳紋事 畫烈士 刻引光 挂詔 西京雜記曰匡衡勤學而無燭乃穿鄰舍之壁引其光以書映而讀之崔寔政論曰今典州郡者自違詔書縱意出入故里語書飾待壁之酒征記焦氏山魯恭塚前有石隱趙忠臣孝子貞婦形像像邊皆刻石記碑文 蔽惡 防踰 叔孫曰人之有牆蔽惡也牆既壞誰之咎注咎在牆大為之防猶有者 有茨 塗椒 詩牆有茨不可掃茨蔟蓼也 取其温香 耳屬 詩耳屬於垣論語正牆面而立 射隼 窺牛 易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曰踰垣牆窺牛馬則有常刑 書 數仞 一篑數仞之牆一篑之功 避燥濕 塗墜茨 以禦風雨以避燥濕書既勤垣墉惟其塗墜茨墜泥也 循而走 負而立 正考父鼎銘曰循牆而走亦莫敢予侮家語子貢負牆而立注云負牆而立却就後席致竦敬也 計徒庸 平版軒 稱畚築程址順時屬役上物畧基 被朱紫 過濁醪 文選王褒僮約曰被朱紫而坐酤酒涉江買鹽上賈客至鄰人家下牆頭過傳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 連牆不謁 短垣自踰 列子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居處部

乃居南郭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自謁請相遇於垣而自踰之 一日必葺其牆

百堵皆作叔孫所居館雖一日必葺其牆

子於垣百堵皆作 登窺宋玉東牆女登牆而窺者三年矣

下弒齊莊宋玉東牆女登牆而窺者三年矣

齊莊公私崔杼於牆下被弒 高甲

相稱 啟蹇從時周禮牆厚三尺崇之注云高甲爲率足以相稱

城郭垣墐謂之塞皆隨

其壞則治不限土功之時

季夏蟋蟀居壁 見堯

人有倚孔子之牆誦莊韓之言則引諸 巢牛隱 重

門乎曰在夷狄則進之在門牆則揮之

耳踰在傳曰巢牛隱於垣以射吳子諸樊又曰

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祛去之

踰東家 穿鄰舍 孟子曰踰東家牆而摟

置刀筆 漢賈誼疏今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多

被文繡 東漢王充作論衡户牖牆壁各置刀

筆 晁錯穿垣 達摩面壁 史記曰孝景即位晁錯爲

便穿一門出太廟壝垣又穿一門出有不

愛之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壝垣耳又我使爲之錯上

謝而出嘉怒曰吾悔不先斬錯 初祖達摩與梁武

帝議論不合潛回江北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

漢劒穿壁 韓客踰晉書武庫火漢高斬蛇劒焚焉時張

華見劒穿壁而飛莫知所向 宋韓

魏公門客踰牆宿妓公因詠竹詩莫遣狂枝亂

出牆客亦爲詩莫爲狂枝贈斧斤公賜以女奴 破壁

燎火 負牆屏營魯男子夜大雨有鄰之婦因風雨

旦唐于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宦者梁守謙用事

有深正言與頔子皴善皴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頔出鎮

久不報皴怒其給已責所覩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

中家僮上變詔捕頔及沈璧及純奴送御史獄頔與諸

子素服待罪建福門下史杜甫詩山

不納屏營負牆而立 雲低度 雨斜侵雲低度牆

注云公常過友人舍門其牆低友人曰使山雲易度

耳 柳宗元詩驚風亂颺芙蓉水細雨斜侵薛荔牆

畫鷁　畫龍鎮江府城內興國寺舊苦鳩鴿污佛像唐張僧繇于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鷁自是鳩鴿不復入又在金陵安國寺壁畫四龍不點睛畫仙鶴酉陽雜俎曰大歷禪師元覽往荆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親張衞象詩稱一時三絕覽悉堊焉人問故曰無事挾吾壁耳酉陽人家蔡洲上屋宇甚好四牆皆以青石結角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唐書曰蔡瑁字德珪襄陽漢陽公主當用鐵簫江祿積錢　佐卿挂箭　梁書江祿字積善濟陽考城人父法乘武帝之倒迾鋤粉書鳴人壁爲之圖狀頗有資產積銅錢於壁後封閉之曰此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益州道士徐佐卿有仙術嘗化鶴飛遊沙苑遇唐元宗出獵射之誤中左翅墜地佐卿帶箭投西南去歸觀謂弟子曰吾今日游山中爲飛矢所中以箭挂壁曰待箭主至此可付與之後數年元宗幸蜀入觀中見壁上箭曰此吾沙苑中射鶴箭也詰之乃知佐卿化鶴故也

書賦

吟詩五代詹載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書其壁

周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　清異錄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畧不搆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

牆壁四

原雕書峻宇雕牆　厚傳厚其牆垣

朽月令孟秋坏垣牆　葺傳曰繕垣葺牆以待賓客　版築　騫崩陁陊

修垣左氏　毀垣　土物既陳　高卑是揣　乘彼垝垣　徹我牆屋

牆壁五

原詩唐宋之問詠省壁畫鶴詩曰粉牆畫仙鶴昂藏眞氣多騫飛竟不去當是戀恩波

原 彈文梁沈約奏彈御史孔稟題省壁悖慢事曰謹案奉朝請臺侍御史臣孔稟淺劣無聞謬列華省假攝去來仕子常務況東皐賤品非藉豐資旬日暫勞豈云卑辱而肆此醜言題勒禁省比物連類非所宜稱黜之流伍實允朝憲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稟所居官輒下禁止

籬藩

原 折柳樊圃 樹杞詩折柳樊圃 游藩 樹籬莊子曰願游其藩 晉書庾衮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 藩軍 籬鶚傅咸梦舛兵以藩為軍注示不相疑 羝羊觸藩 鵜鶘長鳴羝羊觸藩鵜鶘賦於

籬藩之下 碧贏角觸 青蠅營六帖楊收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厭敗其藩牧嘲之曰爾非贏角者奚用觸吾藩 詩營營青蠅止于樊注樊即藩也 植榆立笆 魏志太守鄭渾課百姓植榆為籬蔽晉傅咸劾令史新立笆籬二十丈 吳人籓舍 京邑籬門 左傳衮公十二年衛侯會吳於郧吳人籓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館籓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請東錦以行乃舍衛侯 南康宮苑記曰建康籬門萬南北兩岸籬門共五十六所蓋京邑之郊門也 取牀坐聽 樹籬跪授 宋張鏡數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叫呼不歸默後與客談顏從籬邊取胡牀坐聽詞義清玄乃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呼 失固不善 文粹曰曾子之莊子澤雉十步一啄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生野徑 隔門庭 杜甫詩藩籬生野徑門巷任樵童 宋書曰謝瞻字宣遠第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

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聽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豎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重護蠆拔柳宗元詩幸逢仁厚意重此籬藩

籬藩陳囂與紀伯爲鄰伯夜竊其籬以囂地自益囂見之伯去窓地一丈益之伯覺之慚懼

缺補剖破杜甫課伐木序我有籬籬是缺是補朱詩剖破籬籬即大缺是

賓一

子羔不隧　孟祖中窺　家語曰子羔爲衛士師刖人者守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隧曾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足蹐牖亂子羔曰君子不窺家語曰子羔爲衛士師刖人足蹐牖亂子羔逃至郭門刖人守者不聽逸使於賓中窺而大叫輔之驚曰他日吾見之入達

脈束　條塵垢洩水

白公春遊陰賓以滌塵垢脈束林寺即旁引泉賓以洩水脈

進食　生魚

劉季述凶

帝少陽院食自賓進

五行志至

德二年秋霖雨連月渠賓生魚

私開　潛入

私開潛入劉禹錫

開賓澤不及下浮田獨肥

高陵令

高陵令劉君請杜私賓使無棄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

五代史

五代史梁國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梁臣劉鄩乃使人負油齎城中悉視其虛實出入之所由者得羅城下水賓可入鄆以步兵從水賓潛入襲破之

光逸窺賓　忠宣塞門

光逸窺賓忠宣塞門

上詳原對

芝曰錄陸宣公貶忠州上塞其門家人出入

鄭家爭

於忠州將士不得謁於公鄭家爭

先達戲

先達戲于嶠與鄰家爭水賓鳳鳳心卿之而未有以發俄而鳳鳳於是左遷嶠劉昭幼童傳張元祖八歲齒劇先口徇爲狗賓答云正使君輩從此中出

濟王匿尚

濟王匿尚

書由宋理宗朝淵州人潘黨于餘人夜入城求潘王起兵謀立濟王玹乃以其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濟王王聞變匿水賓中壬尋嘗值生辰羣公畢集許及大窘會門開未及閉遂衝及之後至闕人掩關拒之韓侂胄不從而入當時有由賓尚書之稱傳以爲笑

實二

爾 圭實傳葊門圭實之人皆陵其上 大實先王之大實 宮中之實考工記其崇三尺 逃出自實緯方娠逃出自實 增 坤實類書逍遥越坤實詆許陷乾實 乾實上坡詩好句眞 雲實宋邑詩雲實滿山無鳥雀 雲實蘇東傳雪實風 嵌實杜甫遠川通曲流嵌實潛洩瀨滿無底實 滿實又曰長榆不盡溪欲

園圃一

爾 說文曰樹果爲園種菜爲圃 增 周禮曰載師任土之法以場圃任園池 又曰場人掌場圃而樹之果蓏 詩曰樂彼之園 又曰園有桃

其實之殽 又曰無踰我園 又曰遊于北園 又曰折柳樊圃 樊藩也 又曰九月築場圃 春夏爲圃秋冬爲場 論語曰樊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左傳曰晉侯取萬氏之圃以爲圃 增 又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 夫金國志曰西至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瑤池蓬瀛柳莊杏邨盡在於是 莊子曰仲尼曰稀韋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爾 列子曰三畝之圃不能耘 淮南子曰崑崙有層城九重高萬一千里縣圃涼風在崑崙之中是其蔬圃蔬圃之地滿足黃水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水清出泉温和無風飛鳥百獸

之所飲先王之所謂縣圃 增水經曰元氷灣中有地數頃土有粟園粟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粟洲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粟堂射墩甚閑敞牧宰及英彥多所游治 原山海經曰槐江之間惟帝之元圃即縣圃也 晉宮闕名曰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石祠園鄴有鳴鵠園蒲萄園華林園 三秦記曰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餅名含消 又曰漢中有果園 增郡國志云西夷有荔枝園棘僮施主之棘僮施夷中最賢者古所稱棘僮之富 隋圖經曰司竹園在盩厔縣穆天子西征至元池乃植竹即此是也 原韓陽文天文要集曰匏瓜爲天子果園又天園主果實菜茹儲蓄 增李文叔洛陽名園記曰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樂天嘗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即此 名園記曰環溪者王開府園亭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滙爲大池周圍如環故名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萬髙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效奇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户岩甍璀璨延亘十餘里左太沖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 西京雜記曰樂遊園自生玫

瑰樹樹下多首蓿亦名懷風時人或謂懷風在樹間常肅肅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首蓿曰懷風茂陵謂之連理枝　析津日記曰遼於南京置栗園司蕭韓家收右通造典南京栗園是也　長安客語曰大通橋東有鹿園方廣十餘里地平如掌古松偃仰高家相錯傳是金章宗故址　輟耕錄曰萬壽山為雲圃奇獸珍禽在焉車駕歲巡上都先宴百官於此

園圃二

原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鑿隧抱甕汲井取水而灌園子貢曰有機於此日浸百畦挈水若抽名曰桔槔丈人曰吾知之恥而不為　記曰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　增 又曰曹參代蕭何相國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名按之乃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　原 又曰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於舍園　增 類書曰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平公主置亭其間每上巳重陽士女遊戲祓禊登高車馬填塞詞人賦詩傳於京師故少陵有樂遊園歌　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鐶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

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牧牛
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瀾其
中致江鷗海鵠及雜産穀延蔓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
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廣漢
後有罪沒入爲官園 原 漢書曰和帝詔有司自京師
果園悉假於貧人 羣後漢書曰竇憲以賤直請奪沁
水公主田園主畏逼不敢言後肅宗駕出遊過園指以
問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責憲曰貴主尚見侵
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
原 謝承後漢書曰法眞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問

一作園圃 又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
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甚
奇之與爲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爲河間相因自免
歸家不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魏志
曰明帝起景陽山於芳林園中 又曰京城內有園患
無水傳元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灌水更入其功百
倍 又曰明帝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
承露以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呂
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桂陽先賢
記曰蘇統常除門庭有衆賓來統告母曰人招統去已

種藥著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病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世說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又曰王子敬入會稽經吳門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逕往其家顧方集賓友酣燕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旁若無人顧勃然曰不足齒之倡爾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坐輿上展轉顧望而僕從不至遂移時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　增

晉書曰華廙既廢黜武帝後又登淩雲臺望見廙首著

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襲封　又曰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蟇聲曰鳴者為官乎為私乎　王隱晉書曰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廂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元武圃　長安志曰姚興常於逍遥園引諸沙門聽番僧鳩摩羅什演講佛經起逍遥宮殿庭左右有樓閣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繩大一圍兩頭各繫樓上會日令二人各從繩行過以為佛神相遇　齊書曰永明九年幸芳林園禊宴勅王融為曲水詩序　梁書曲阿黙信佛居東籬園孔德璋為築室豫章王嶷命駕造黙黙從後門遁去園有下

忠貞塚點植花塚側每舉酒必酹之園在應天府東雞
門外　唐書曰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餉竇文塲文
塲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怪問令中使封暢杏樹暢懼
因進宅爲奉誠園　賈氏談錄曰贊皇平泉莊周迴十
里建堂榭百餘所今基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
石靡不畢致其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絕
惟雁翅檜珠子栢蓮房玉藻等蓋僅存之怪石名品甚
衆爲洛陽有力者取去惟禮星及師子二石今爲陶學
士徙置梨園別墅　宋史曰開寶五年幸玉津園觀刈
麥　類書曰眞州東園宋皇祐中漁昌言爲發運使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此園歐陽修記蔡君謨書嘗謂人曰吾用顏筆作褚體故其字遒媚異常後人因名園爲三絕　又曰洛陽名園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無所因襲景物最勝遊此園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四景堂則一園勝槩可顧覽而得鄭公還政歸第謝絕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閭爽深密皆曲有興思　司馬温公記曰迂叟家洛五年爲園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裨採藥決渠灌花操斧斫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不知天地之間復有何樂可

以代此地因名之曰獨樂園　元城語錄曰温公營獨樂園園丁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人遊園丁得茶湯錢十千園丁日與主人分之一日來納公公曰此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之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　類書曰宋文潞公園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況舟遊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瀠水二堂宛在水中湘廬藥圃二堂間列水石潞公年九十官太師尚時杖屨遊之　又曰宋楊誠齋東園新開九逕將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各植一逕命曰三

三徑　宋史曰高宗南渡紹興十七年又建玉津園於杭州南龍山之北即史彌遠誅韓侂胄處　又曰紹興十七年建玉津園乾道淳熙間初復燕射飲餞親王皆以爲講禮之所後又有德壽宮東園集芳園太上皇后下西竺御園　又曰淳熙元年詣德壽宮請太上皇同幸聚景園　燕石錄曰循宜泉橋北少東園內有金太祖武元皇帝碑爲守嚴秘園後有小亭四旁卉木成列峙二靈壁石於巽坤隅　大金國志曰大定十年燕羣臣於同樂園之瑤池語及古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嗜殺人爲本數年休兵民力稍蘇獨貪殘之吏去行朝

稍遠恐為百姓盡實時加稽察中書省宇詰烈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金史五行志曰大定二十三年廣樂園燈山焚延及熙春殿　又章宗記曰泰和七年五月幸東園射柳明昌三年幸熙春園六年幸後園閱軍器　寰宇通志曰崔氏園亭在滑縣南小安邨邑人崔禮仕金為四鄉學諭金亡隱居於此作園亭盛植花卉以自娛元名人時往遊觀焉　春明夢餘錄曰元董宇定杏花園在上東門外植杏千餘株至順辛未王用亨與華陰楊廷鎮高安張質夫莆陽陳衆仲讌集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中袖杯盤上人皆有詩虞集

為之記周伯琦揭傒斯歐陽元功和其詩

園圃三

靈芝　仙蔥　上詳敘事三層下有芝田蔥圃皆數萬頃羣仙種

蒲萄　首蓿　上詳敘池　上詳曾宮闕名　郭仲產　首蓿園　濯龍

鳴鵠司馬處續漢書曰鳴鵠陽西北角下詳曾宮闕名按獵賦曰登路寢而聽政總羣司之紀綱遊後庭休息閒房步輦西園閱坐玉堂　曹子建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樹桃　毓果　上詳敘事職二曰園圃毓果木　周官九職　請善

假貧史記曰王翦為秦將伐楚請善田園宅池甚衆東觀漢記曰考和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也　持鋤　得印漢書稱賈捐之為京兆尹署侯文為通水火持鋤自理園不敢犯法後漢書稱竇融為東部督郵霸陵杜穆季和記曰桓帝時沛國戴翼鋤園得黃金印　法眞不窺

范丹自賃 上詳後漢書范丹學通三經嘗自賃灌園

山陽餘利 陳留舊傳曰因陂壅邑人也陂始居園中故謂之園公下詳向秀別傳

抱甕 莊周作吏於陵灌園 上詳莊子莊周吏於陵灌園

鉏 於陵子鄴卿相而枯槔灌園魏顏斐字文材為京兆尹於府下起菜園使吏授閒鉏治之

稅 周禮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謂果瓜葵韭之屬以利入故二十而稅一注云以利少故二十而稅一也圃城又曰園廛二十而一注云園謂市中空地也

繫馬 鄴蔬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子終歲不飽

園 花圃 水經注有花圃

桐園

漆園

瓜圃 魏國瑣語有桐園瓜圃

鄭圃 梁園 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乃築兔園後嚴

栗園 芝 栗因有栗

廣異記崑崙第九層有芝田蕙

崑崙第九層有芝田蕙

詩曰餘潤通藥圃

禮園 書圃

杜甫詩

藥圃拾遺記

司馬相如賦曰雜容

于禮園翱翔乎書圃

梧桐 橘柚 梧桐園在蘇州吳宮內夫差所葬樂

府云梧桐秋吳王愁

史記楚有橘柚園

銅爵 金鳳 魏都賦注文昌殿西有銅爵三臺中

央銅爵南金鳳臺北

又曰建隆四年幸金鳳園

星流 月張 亳州東天靜宮碑有

星突流於園老子因而誕生故名

園在阜城門由旁城垣下入門兩旁垂柳拂地黛柏蒼

虬深環石砌堂後枕一池甚修廣倒

影入屋檻周遭菜畦乃屬耕都尉矣

游上才 寄清 燕都遊覽志月張

曹植詩西園游上才注文帝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士

游西園

賞 徐勣戒其子栽曰開營小園非欲播

藝以要利正欲穿池

負土成山 伐木為橋 魏畧曰

種木少寄清賞耳

北阪使公卿百僚皆負土成山立松

土山於芳林園西

竹雜木善草於其上補山禽雜獸置其中

補山禽雜獸

琰家貧以園蔬為業嘗值人盜其蔬佯不為問又

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為橋渡之盜者大慙

養

素成趣 任彥升曰養素丘園台虛上位 陶潛園日沮以成趣

貧賤 潘岳曰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 文選曰中長於貧賤也

華林 瑞夢 左貴嬪傳優遊華林園輒回車過之 瑞夢園在杭州錢王鏐置後即捨建乾華寺

芬林 香水 魏明帝建芳林園在河南府城西有金水自太北直隸隆慶府有香水園元仁宗誕生處

金谷 玉津 金谷園白原南園館自作詩序園有清涼臺即崇妾綠珠墮樓處玉津園在河南府城西有金水自太津園在開封府城南宋哲宗時文彥博致仕令有司備冊禮餞送於玉津園

靈芝生 甘露降 並詳 紋事

侍臣作頌 進上賜宴晉太康中梨西枝合生於元圃園中皇太子令侍臣作頌

歸仁坊 異聞錄刁景純挂冠而北唐賜宴杏園在長安府城東曲池進士于此

藏春塢 洛陽有歸仁園在舊歸仁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牛僧

儒置至宋時爲侍郎李昉所有構亭其中 逍遥 婆娑 逍遥園在西安府東山曲唐逍遥公韋嗣立置張說爲之記宋崔鷄字德符宜和末除侍御史以彎疾致仕治園數畝號婆娑園在南陽府鄧縣

京兆梨園 秦淮菜園 梨園有二一在雲陽府慶縣漢武置一在京兆府通化門外唐開元初更置左宮女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 秦淮菜園數十畝守者賣菜以供家啖乃復取百姓之利耶以錢給守園者 宋書曰柳元景爲尚書令家中有秦淮按之獻於黎園 宋書曰柳元景爲尚書令家中有園種菜以供家啖乃復取百姓之利耶以錢給守園者

平原 張柬之傳柬之有園在襄陽韋皐嘗燕集將市取之馬燧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子孫鬻之耶 勝景園在杭州西湖雷峯塔路口宋高宗時別館也光宗時慈福太后以賜平原王韓侂胄改名南園陸務觀記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西湖之下滙其下湖山之美天造地設居勝

芭蕉　荔枝園在重慶府江津驛西北園中荔枝相傳唐人所植每熟士大夫相聚食之　甫田集芭蕉園在太液池東崇臺複殿古木珍禽參錯其中又有小山曲水實錄成焚稿於此　呂文穆　韓忠獻洛陽有呂文穆公韓忠獻公二家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春夏又無枯涸之患　彰德府相州有康樂園宋韓魏公琦置　帝城勝景　雲間洞天　芙蓉園在京羅城東南隅青林重複綠水蓋帝城勝景也駕時幸之雲間洞天瀰漫蓋園也在松江府東南良臣參大政多訪江南奇花異卉古松怪石以營之美佳致有如洞天也　煙雲掩映　景物蒼老　洛陽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餘步在邙山之麓濃水經其旁因岸穿二土竇深百餘尺堅如埏埴開窗軒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激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且林木蓊鬱煙雲掩映高臺曲榭時隱時見即使畫工極思不可為圖　宋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因得河南而河南最佳處又在洛陽之千是遂有憑陵諸園既古景物蒼老復完力以葆飾之意矣

俾禁省一等臺城　洛陽有宋趙韓王宅初詔將作匠營治故其經畫制度殆俾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居京師罕居之故園池常扃鑰不啟高亭大榭花木渾鬱歲時留賓擁簪負奮插者得出入其間而已　齊文惠太子性奢侈開拓園圃與臺城北墅等帝望見旁列修竹內施高障仍造遊牆數百間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太竹二十畝淇水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為佳處宋文彥博為守時買得之賈昌朝來代一日往遊題詩於壁修竹園在開封府歸德州南　曲水修竹　曲水園在許州城北有深孝王所置中多植竹故云　擇勝愛閒　擇勝園在杭州九曲城下宋秀王別墅理宗書擇勝愛閒二扁山北構一園名離垢宋景德四年駐驆西京宴宗室於永芳園至行在上聞鋼旦至命侍相李綱至於今果園網力辭東歸時稱為離垢先生　永芳　劉慧斐張孝秀隱居東林寺慧斐於政暇編於今果園綱力辭東歸時稱為離垢先生　金果園　坡詩當運青竹筒下灌黃精圃　芙蓉　牡丹　上洋帝城勝景註明夢餘錄極樂寺中有

東明賞菊 金史世宗紀大定三年以重五幸廣樂射柳大金國志承安三年冬賞菊於東明園見屏間畫宣和艮嶽致亡其國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石乃用童貫梁師成故耳蓋譏也瑰

彼園我圃 上詳敘事 杜甫詩我圃日蒼翠 依綠水 見修竹 杜甫詩名園依綠水 上詳蘇軾李家園詩 作醉鄉 付閒人 薛能南園偶題 詩乞取南園作醉鄉賈昌朝曲水園詩却將清景付閒人 暮花飛 野梅開 崔峒春花飛野梅開 破千家 開三徑 蘇李公園林詩惆悵暮花飛宋高宗聚景園詩官梅却破千家 抱琴鶴去 杭石雲歸 俱詳詩見後 茂貞園詩此園破千家下詳楊誠齋詩 乍暖柳條 半晴花影 俱詳楊廷秀春晴詩見後 水生風 俱詳劉威士園林詩 山帶雨 上詳蘇東坡獨樂園詩 小亭荒榭 青山流水 上詳邵堯夫洛下園池詩見後

牡丹園 春日遊履恒寺僧辭以久病不便 杭州有半春小隱等園皆史彌遠別墅 半春小隱

會要瑞聖園在景陽門外道東初為北園太平興國二年詔名舍芳聚景園在杭州府治西宋高宗有詩 舍芳聚景

叢春集芳 洛陽有叢春園宋待郎安公別業其大亭出茶蘼架上北可望洛水 叢春集芳

集芳園在杭州葛嶺上宋張婉儀別墅紹興間改屬官家 同樂自足 同樂園在開封府城東北宋嶽宗置為園於城東奉勝門之北村名其園曰自足 同樂自足

竹圃 燕都遊覽志松園在昌平州東門外延袤里許松樹千株遂成大林人樵採以備陸樹缺移栽也百年來禁水次綠竹陰者菁菁實望世人言梁王之竹園也 竹圃

就舍為圃 買園為樓 宋户部尚書吳興沈公松園記松園在昌平州東門外延袤里許雜樹以備陸樹缺移栽也百年來禁水經注睢水東南流歷於竹圃故舍亦為圃 傳載汝南袁師德故地起書樓洛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園今乃袁師德樓 廣樂射柳

園圃四

涼 汲水溉園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溉其園江水帶減也園有螯蟲斬園有螯蟲藜藿爲之不爲之不夕余至於縣圃

晉 縣圃楚辭曰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於縣圃

晉 園中柳古詩鬱鬱園中柳

晉 鴻圖不網花雲詩曰鴻圖不網西園成市

晉 種植園葵陸士衡賦曰種植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晉 外圃左傳孔氏之外圃

晉 不樹不樹者無柳罰之

園圃五

晉 名園記曰園圃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在唐爲裴晉公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曰四并堂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路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環翠亭也渺渺重蓼檀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詩 魏文帝銅爵園詩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狩人獻佳禽齊唱發東舞秦箏奏西音有客從南來爲我彈清琴五音紛繁會拊者激微吟遥魚乘

波聽踴躍自浮流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寡亮摧肝心清角豈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于野言弭弦且自禁　晉王濟華林園詩曰思樂華林薄采其蘭皇居偉則芳園巨觀仁以山悅水爲智歡清池流爵秘樂通玄修習灑鱗大庖妙饌物以時序情以化宣終温且克有讀初筵嘉賓在茲干祿永年　宋陶潛雜詩曰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澤十餘畝草屋八九間餘竹蔭後檐桃李羅堂前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謝靈運還舊園詩曰浮舟千仞谿總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爲艱夫子眙情素探懷授佳篇　謝莊北宅秘園詩曰夕霽晚氣輕霞澄暮陰微風清幽幌餘日照青林收光漸窗歇窮園自荒深綠池翻素景秋櫳響寒音伊人儻同愛絃酒共棲尋　齊竟陵王遊後園詩曰託性本禽魚棲情閒物外蹤徑轉連綿松軒方杳靄丘壑再淹留風雲多賞會王儉春日家園詩曰徙倚未云暮陽光忽已收義和無停晷壯士豈淹留尊尊老將至功名竟不修稷契伊呂冀商周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丘　梁簡文帝遊韋黃門園詩曰息車冠蓋里停轡仲長園簷陳遠

興積實至羽鱗繁　又夜遊北園詩曰星芒侵嶺樹月
暈隱城樓暗花舒不覺明波動見流　又臨後園詩曰
隱淪遊少海神仙入太華我有逍遥趣中園復可嘉千
株同落葉百尺共尋霞　元帝遊後園詩曰暮春多淑
氣斜景落高春日照池光淺雲歸山望濃入林迷曲徑
度渚隔危峰　又晚景遊後園詩曰高軒聊騁望煥景
入川梁波橫山渡影雨罷葉生光日移花色異風散水
文長　沈約宿東園詩曰槿籬疎復密荊扉新且故樹
頂鳴風颸草根積霜露驚麏去不息征鳥時返顧節棟
嘯愁鴟平岡走寒兎夕陰帶層阜長煙引輕素　又行

園詩曰寒瓜方臥壟秋旅亦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
參差初款向堪把時非日離離　庾肩吾從皇太子出
元圃詩曰春光起麗譙屣步陟山椒閣影臨飛蓋鸞鳴
入洞簫水還登故渚樹長合前橋綠荷生綺葉丹藤上
細苗顧循慙振藻何用擬瓊瑤　唐元宗同二相已
下羣臣樂遊園宴詩曰選日嚴廊暇需雲宴樂初萬方
朝玉帛千品會簪裾地入南山近城分北斗餘池塘垂
柳密原野雜花疎帝幕看逾暗歌鐘聽自虛興闌歸騎
轉還奏猥違書　宋之問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詩曰
芙蓉秦地沼盧橘漢家園谷轉斜盤徑川迴曲抱源風

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侍宴瑤池夕歸途騎吹繁　又
曰年光竹裏遍春色杏間遥煙氣籠青閣流文蕩畫橋
飛花隨蝶舞艷曲伴鶯嬌今日陪歡豫還疑陟紫霄
張說奉和恩賜樂遊園宴應制詩曰漢苑佳遊地軒庭
近侍臣共持榮幸日來賞艷陽春饌玉須王簫擬金下
帝鈞池臺草色徧宮觀柳條新花綬光連榻朱顏暢飲
醇聖朝多樂事天意每隨人　又崔禮部園亭詩曰窈
窕留清館虛徐步晚陰水連伊闕近雲接夏關深柳蔓
懸垂拂藤苗愛上尋訝君軒蓋偶非復俗人心　沈佺
期禁園侍宴詩曰九重馳道出上已禊堂開畫鷁中川
動青龍上苑來野花飄御座河柳拂天杯日晚迎祥處
笙鏞下帝臺　蘇頲芙蓉園應制詩曰御道紅旗出芳
園翠輦遊繞花開水殿架竹起山樓荷芰輕薰幄魚龍
出負舟寧如穆天子空賦白雲秋　又小園納涼即事
詩曰煩暑避蒸鬱歸閒習高明長風自遠來層閣有餘
清散灑納涼氣蕭條遺世情奈何誇大隱終日繫塵纓
張九齡奉和恩賜樂遊園宴應制詩曰實筵筵錫命
供帳敘羣公形勝宜春節威儀建禮同睠陽人似露解
慍物從風朝慶千齡始年華二月中輝光變草木和氣
發絲桐歲歲長無事徒知九伻功　又三月三日申王

園亭宴集詩曰稽亭追往事睢苑勝前聞飛閣淩芳樹
華池落綵雲藉草人留酌銜花鳥赴羣向來同賞處惟
恨碧林曛　宋燾奉和恩賜樂遊園應制詩曰侍飲終
酺會承恩續聖遊戴天惟慶幸選地即殊尤北面祗雙
闕南臨賞一丘曲江新溜緩上苑雜花稠豐豐韶絃屢
戔戔貴鄂周醉歸填畛陌榮耀接軒裘　王翰奉和恩
賜樂遊園應制詩曰未極人心暢何如帝道明仍嫌酺
宴促復寵樂遊行陸海披珍藏天河望斗城四關清靄
合數處白雲生飪鍊調元氣歌鐘溢雅聲空慚堯舜力
至德杳難名　王維春園即事詩曰宿雨乘輕屐春寒

著弊袍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草際成棋局林端舉
桔槔還持鹿皮几日暮隱蓬蒿　李紳憶春日曲江宴
後許至芙蓉園詩曰春風上苑開桃李詔許看花入御
園香徑草中迴玉勒鳳凰池畔汎金樽綠絲垂柳遮風
暗紅藥低叢拂砌繁歸繞曲江煙景晚未央明月鎖千
門　許堯佐金谷園懷古詩曰石氏遺文在淒涼見古
園清風思奏樂衰草念行軒舞榭蒼苔掩歌臺落葉繁
斷雲歸舊壑流水咽新源曲沼殘煙斂叢篁宿鳥喧惟
餘池上月猶似對金樽　韓雄題張逸人園林詩曰藏
頭不復見時人愛此雲山奉養眞露色點衣孤嶼月花

枝妨帽小園春悶攜幼稚諸峰上閒濯鬚眉一水濱與
龐歸來還對酌茅簷挂著紫荷巾　盧綸題李沆園林
詩曰古巷牛羊出重門接柳陰閒看入竹路自有向山
心種藥齊幽石耕田到遠林願同詞賦客得與謝家深
　權德輿春同諸公過兵部王尚書園詩曰休沐君相
近時容曳履過花間留客久臺上見春多松色明金艾
鶯聲雜玉珂更逢新酒熟相與藉庭莎　司空曙題鮮
于秋林園詩曰雨後園林好幽行迴野通遠山芳草外
流水落花中客醉悠悠慣鶯啼處處同夕陽自一望日
暮杜陵東　李端題崔端公園林詩曰上士愛清輝開
門向翠微抱琴看鶴去枕石待雲歸野坐苔生席高眠
竹挂衣舊山東望遠惆悵暮花飛　韋應物南園詩曰
清露夏天曉荒園野氣通水禽遙泛雪池蓮披拂紅幽
林詎知暑環舟似不窮頓灑塵喧意長嘯滿襟風　于
鵠過張老邨園詩曰身老無修飾頭巾用白紗開門朝
埽徑輦水夜澆花藥氣聞深巷桐陰到數家不愁還酒
債腰下有丹砂　呂温題從叔園林詩曰阮宅閒園暮
窗中見樹陰樵歌依野草僧語過長林鳥下花間井人
彈竹裏琴自嫌身未老已有住山心　許渾西園詩曰
西園春已盡芳草徑難分靜語惟幽鳥閒眠獨使君密

林生雨氣古石帶苔文雖去清朝遠朝朝見白雲　又
題裴處士園林詩曰桑柘滿江村西齋接海門浪衝高
岸響潮入小池渾巖樹蔭棋局山花落酒樽相逢每留
宿還似識王孫　李郢園居詩曰暮雨揚雄宅秋風向
秀園不開砧杵動時看桔槹翻釣下魚初食船移鴨輳
喧橘寒才弄色須帶早霜繁　鄭谷郊園詩曰相近復
相尋山僧與水禽簑衣春釣靜雪屋夜棋深雅道誰開
口時風未醒心恩光何以報秖有醉和吟　趙嘏南園
詩曰雨過郊原綠尚微落花惆悵滿塵衣芳樽有酒無
人共日暮看山還獨歸　宋范鎮田千秋園詩曰自古

桃林漢相園至今有舍號田村蒼山綠水依然在不獨
青編事業存　高似孫聚景園詩曰翠華不向苑中來
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宮梅却作野梅開
　邵雍洛下園詩曰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
春縱遊只郤輸閒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
好儘荒臺榭景纔眞虛名誤了無涯事未必虛名總到
身　楊廷秀春晴懷故園詩曰竹邊臺榭水邊亭不要
人隨只獨行乍暖柳條無氣力半晴花影不分明一番
過雨來幽徑無數飛禽有喜聲只欠翠紗紅映肉兩年
寒食負先生　蘇軾獨樂園詩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

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醆
笋尊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
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
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西海望陶冶兒童
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
我輩此病天所赭拊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　劉子翬
朱勔園詩曰晨輝麗丹楹翼翼侔帝居向來堂上人零
落煙海隅聯翩際時會振跡皆刑餘闇帷尚帝主皂隸
乘軒車流威被東南生殺在指呼樓船載花石里下無
袴襦至今江左地風雲亦嗟吁叨榮已過量受禍如償

逋荒涼戟門路尚想冠蓋趁客船維岸柳鄰人曾池魚
徘徊極幽觀曲折迷歸途夜月扃綺户春風散羅裾繁
華能幾時喪亂實感予曹鄶子何譏此曹眞人奴　元
元好問西園詩曰百草千花雨氣新今朝陌上有游塵
皇州春色濃於酒醉殺西園歌舞人　黃庚西園晚步
詩曰爲愛園林好節枝伴獨行花香能醉蝶柳色欲迷
鶯但得青春在何妨白髮生斜陽紅盡處一抹暮山横
陳深小園即事詩曰淡黃楊柳著煙輕細草茸茸襯
屐行行到水邊心會處夕陽一樹杏花明　耶律楚材
遊西園詩曰河中春晚我邀賓詩滿雲箋酒滿巡對景

怕看紅日暮臨池羞照白頭新柳添翠色侵淩草花落
餘香著莫人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佳處送殘春　又
過沁園有感詩曰昔年曾賞沁園春今日重來迹已陳
水外無心修竹古雪中含恨瘦梅新垣頹月榭經兵火
草沒詩碑覆劫塵羞對景懷昔時月多情依舊照行人
趙孟頫都南張氏園寓居詩曰尺五城南跡似幽鄉
心空折大刀頭杏花飛盡燕脂雪日日東風未肯休
薩天錫過孫虎臣園詩曰洛陽花木昔如霞冷雨酸風
盡委沙金谷東風只芳草綠窗晴日自楊花鶯兒老去
空臺榭燕子歸來無主家回首繁華歌舞地景陽宮沼

夜聞蛙　倪瓚山園詩曰春水鳧鷖驚野外堂山園細路
橘花香樓棲身世畫盈篋漠漠風煙酒一觴豈為任真
無禮法也須從俗著冠裳不營産業人應笑竹本桃栽
已就行　明袁凱新治圃成詩曰隙地所自治剪荆去
龍茸幸無棼穢雜況此清泉蕩灌滋竟朝夕勾萌各森
聳青蒲已彌澤黃瓜方卧壟春菁向堪把秋梨日應重
自余通宦籍職事勞紛冗祿食雖云美私心恒自恐歸
來得蕭茆采擷聊自奉且遂丘園樂永謝承明寵　又
春園詩曰春園江水上江霧日昏昏沙暖常垂釣花深
不閉門家童鋤壟麥野客共盤飧裹老仍躭酒經年懶

出郊　又灌園詩曰荒陂渺渺接連筒蔥葉青青芥葉紅不道虞卿著書手白頭衣食野人同　高啟園中詩曰席暖林中憩衣涼水上歸腐瓜蟲食徧空樹鶴巢稀邂逅幽尋得參差薄願違喜無來往者秋草沒園扉又晚步園池詩曰髮隨秋葉落心共曉雲舒稍改新題句渾忘舊讀書林深移樹鳥池響食萍魚無限悠然意涼天獨步餘　楊基方氏園居詩曰北墅花連屋東園菊繞莊病長陪客坐老不厭人狂鷺鴛雙陂雨檀梨小樹霜他年倘相遇里邑定名方　馬汝驥芭蕉園詩曰葦道山樓直宮園水殿低碧荷春檻出紅藥晚階齊釣

石蛟龍隱歌臺鳥雀啼翠華當日幸花木五雲迷

原　詠晉湛方生遊園詠曰諒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勢水窮清以澄鑒山鄰天而無際乘初霽之新景登北館以悠矚對荊門之孤阜傍漁陽之秀岳乘夕陽而舍詠杖輕策以行遊襲秋蘭之流芳慕長椅之森修任緩步以升降歷丘墟而四周智無涯而難括性有方而易適差一毫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故驚馬想其華林籠雉想其皐澤矧流客之思歸豈可忘於曩昔

原　引謝莊懷園引曰鴻飛從萬里飛飛河岱起辛勤越霜霧聯翩遡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海悠且長迴首瞻

東路延翮向秋方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瑟楚山寒歲
去氷未已春來雁不還風簫幌今露濡庭漢水初綠柳
葉青朱光藹藹雲英英離禽喈喈又晨鳴菊有秀今松
有凝憂來年去容髮衰流陰逝景不可追臨堂危坐悵
欲悲試託意今向芳蓀心綿綿今屬荒樊想綠蘋今既
冒沼念幽蘭今已盈園夭桃晨暮發春鶯旦夕喧青苔
蕪石路宿草塵蓬門

賦漢枚乘梁王兔園賦曰修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
並馳鸛鸘鵠鵝翡翠鴝鵒聞啄尾離屬於是晚春早夏鄔鄴襄國相與雜沓而往

款焉高冠桷焉長劒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樂
衰遊觀西園從容安步鬬雞走兔俯仰鈎射煎熬炮炙
極樂到暮若夫採桑之婦連袖方路　齊謝朓遊後園
賦曰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兮陰景下田田
兮被谷左蔥畹兮彌望右芝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成
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闥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
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汶寥爾乃日棲榆柳霞照夕陽
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氣溶兮幨殿肅清陰起兮池館
涼　梁裴子野遊華林園賦曰諒無庸於殿省且棲遲
而不事譬籠鳥與迸魚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

時遨遊以蕩志正殿則華光弘敞重臺則景陽秀出茀
菶暈煥陰晻臨鬱律絶塵霧而上征尋雲霞而蔽日經增
城而斜趨有空巖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曾匪風而自
慄溪谷則沱潛泒別峭峽則險難壁立積峻霤溜闕干
草石苔蘚駮犖叢攢既而登望徙倚臨遠憑空廣觀逖
聽靡有不通　江淹梁王兔園賦曰或重古輕今者僕
曰何爲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爲古賦體以奮枚叔
之製云於是金塘緬演綠竹被阪繚繞青翠若近復遠
水鳥鴛鴦鸂鶒鴻雁上飛衡陽下宿汚漢十十五五忽
合而復散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曉朱華未
稀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綺裳下見錦衣上出　周
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
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豈必連閨洞房南陽樊重之第
綠墀青瑣西漢王公之宅余有數畝蕞廬寂寞人外聊
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
潘岳面城且見閑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琴
號珠柱書名玉枺有棠棃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
欹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掇
蒙密兮見窗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翁兮不鳴雉無羅兮
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匱覆水有堂坳崎嶇兮

狹室穿漏兮節芙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眷坐帳
無鸛支牀有龜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
則睢陽亂絲一十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離披落格
之藤爛漫無叢之菊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
家是謂愚公之谷誠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雖有
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沈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
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薄晚開闔老幼相攜
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樹搔搔而風急天慘慘
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嬾婦而蟬啼昔早濫而吹噓
藉文言而慶餘門有通德家藏賜書遂山崩川竭木碎
瓦裂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木則肝腸斷絕百齡兮倏忽
菁華兮已晚不雪雁門之羈先念房陵之遠非淮海兮
可變非金石兮能轉不曝骨兮龍門終低頭兮馬阪

原頌晉潘尼後園頌曰苦苦在晉悠悠結繩太樸未散
元化害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
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
是順和氣四充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游龍升
雲儀鳳翔日甘露晨流醴泉湧溢華夏既寧八荒靜謐
人亦有言我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
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巖巖峻岳湯湯元流翔鳥

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肄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宴飲詔以話言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絶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終無或安逸在盈思沖

【晉】銘陳江總元圃石室銘曰仙巖石榦仙宇石牆地云正域道示修羊紫煙碧露絳雪元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徙構震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蕊珠樹金階玉井映日分輝搖風共影紬濃翠合林虛桂靜朔去偷桃董來貨杏檐非刻削户慈登臨迎春花近避暑涼深秋雲捲闇冬霰停陰桐棲鳳采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天縱儲睿生知作兩絃誦餘隙仁智爲賞河曲停遊洛濱息往祥黎吐秀瑞燕流響一物或鏘萬國斯仰

【晉】啟梁張纘謝東宮資園啟曰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服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敢號一金涇渭土實豪傑所競徒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

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遠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亭牖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并降階除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

增序唐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聚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

金谷酒數

增記宋歐陽脩眞州東園記曰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榛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壁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雞鼠鳥獸之嘷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

苑囿一

原 應劭風俗通曰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也 說文曰苑有垣曰囿 箋 又曰養禽獸曰囿 原 毛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注曰囿所以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周禮曰囿人掌國游之獸禁鄭康成注云國之離宮小苑游觀處 漢書曰漢有上林樂游博望黃山諸苑 東方朔曰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强國富人者 後漢書曰後漢有鴻德畢圭靈昆廣成諸苑 箋 漢官典職曰宮內苑聚土爲山十

里九坂種奇樹育麋鹿麚麂鳥獸百種激上河水銅龍吐水銅仙人銜杯受水下注天子乘輦游獵園中 隋天文志曰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 唐六典曰禁苑翠微宮籠山也在大內宮城之北北臨渭水東距滻川西盡故都城禽獸蔬果莫不毓焉 百官表曰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御羞九官令丞（如淳曰御羞官春皆苑名也師古曰御宿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羞宿聲相近） 宋史曰瓊林苑在順城門外道南乾德三年置以三班及內侍監飲池苑兵校軍隸及主典三百三十三人歲時節物進入每歲駕幸金明池則幷至苑中上巳重陽唯中書密院或宗室及殿前諸司選勝賜宴遇放榜進士閒喜於此 金史曰瓊林苑有橫翠殿寧德宮西園有瑤光臺又有瓊華島又有瑤光樓 周國語曰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莫非穀土 呂氏春秋曰昔先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形勞而已非好儉節乎性也 淮南子曰湯初作圃以奉宗廟簡士卒習射御戒不虞 又曰及其衰也馳騁游獵以奪人之時勞人之力也 晉闕名曰晉有平樂鹿子桑梓諸苑 南朝宮苑記曰桂林苑在臺城南鳳臺山 兩京記曰東都苑隋曰會通苑又改爲芳華神都苑周迴一百二十

八里長安志曰唐禁苑在宮城之北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里東接西湖水西接長安故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西接太倉倉北距中渭橋於長安故城接故城東西十三里南北十三里亦隸苑中有四面監五雜組曰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蔵以樊籠有鷙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也大都宮殿考曰御苑西有翠殿又有花亭毬閣金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空如桃子大丹朱苑外重繞長廡廡後出內牆東連海以接厚載門門上建高閣東百步有觀臺臺傍有雪柳萬株大政記曰南苑方一

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國朝闢四名繚以周垣設海戶千人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於此

苑囿二

增 左傳曰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韓非子曰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 史記曰漢二年東略地諸故秦苑囿

園池皆令民田　漢書曰武帝廣開上林周袤數百里東方朔曰鄴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絶陂池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因奏秦符六符之事上拜朔爲大中大夫然遂起上林苑　又曰昭帝元鳳三年春正月罷中年苑賦貧民　西京新記曰宣帝樂遊廟亦曰樂游苑亦名樂游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

又曰初元二年詔罷水衡禁苑宜春下苑少府傾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師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晉灼曰嚴籞時苑也）　又曰順帝陽嘉元年起西苑修飾宮殿　又曰桓帝延熹二年七月初造顯陽苑置丞　又曰鍾離意

顯宗時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當車諫以爲從禽廢政天子即時還宮　又曰梁冀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徑亘數十里　又曰楊賜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昆苑上疏諫曰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宜推夏禹畢宮太宗露臺之意　渚宮故事曰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池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岸綠雜以奇木其上有通阪閣跨水爲之　晉載紀曰慕容熙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十步

初賜南平王偉爲第偉又加穿築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世藩邸之盛無以過焉　隋五行志曰齊後主武平四年大興土木之工於仙都苑穿池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亡　續世說曰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三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丈臺觀宮殿羅絡上下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藻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沿內亦剪綵爲藻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好以月夜從

峯七十丈又起道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其昭儀符氏鑿曲光海清涼池　石虎鄴中記曰鄴城西三里桑梓苑有宮臨漳水凡此諸宮皆夫人侍婢又立有苑囿獐鹿雉兔虎數游宴其中　南史紀曰齊東昏以閱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人家望樹便取毀撤牆屋以移置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花取玩俄傾刻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萎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　梁傳曰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

宮女數千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唐書曰太宗與侍臣閻立本泛舟苑池見異鳥容與隨波上下實錄曰貞觀四年帝狩於鹿苑遣侍中王珪賜貧人唐書曰武三思時起毬場於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爲賭帝與皇后臨觀武崇訓與駙馬都尉楊謹交注纛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皆苦之　又曰張說上疏曰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垣牆宜禁內有榛叢谿谷猛獸所居暴慝所憑陛下徃徃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險巇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預防願爲萬姓持重　又曰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盧

藏用上疏曰陛下離宮別館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奉已也且頃歲穀雖頻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　續資治通鑑曰順帝制龍舟於內苑其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　大政記曰宣德八年少保黃淮辭歸上宴餞之於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賜金織衣一襲　翰林記曰嘉靖十五年名輔臣李時禮官夏言武定侯郭勛汎舟西苑帝以五

日率先朝故事汎舟西苑特名時言勛侍行先命太監韋霧賜以艾虎彩索牙扇等物帝至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勛一舟自芭蕉園歷金鏊玉蝀至澄碧亭頒賜御肴又命楫人溫漿近龍舟顧問已而賜宴無逸殿乃還

苑囿三

黃山 白水 賓客 漢書曰霍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樂於黃山苑 陶季直京邦記曰上林苑中廣長三百里許有林名白水苑

取獸 戲狐 衛宏漢舊儀曰上林苑中養百獸當祠祀供茖用鹿麛天子秋冬射獵苑中取獸禽無數張衡西京賦曰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絆界細柳

因原 跨谷 班固東都賦曰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薤藻以潛魚豐茸草以育獸張衡西京賦曰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絆界細柳

甘泉 上林 三輔黃圖曰甘泉苑中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入右扶風凡周迴五百四十里衛宏漢舊儀云上林苑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

鴻德 廣成 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後漢書曰靈帝光和五年校獵廣成苑

薛瑩 高望 漢平 後漢書曰永初六年詔越雋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萬歲苑建爲置漢平苑

博望 西京雜記曰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漢書曰戾太子既冠就宮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桑梓 桂林 河朝爲桂林苑 養獸 射鴻 上詳前一 衛獻公射鴻於囿

秋築 大戴禮曰正月祭非圃非囿者圍之藩者左傳成公十八年秋築鹿囿書不時也 禁山 月祭

築土 周禮雍氏禁山爲囿亦曰養獸爲囿 植木 築土性也

收蓁 植木爲苑亦曰木爲苑 豫遊 御幸 帝王之盛豫遊其中 宣帝詔

池籞希御幸者假與貧人注斫竹以繩縣連禁御不得往來律名爲籞籞在水中作室可以捕鳥鳥入則捕之

養馬　縱禽　漢武　羅馬苑以賜貧人注養馬苑不禁　始卓欲大苑囿優旃諫曰善多

縱禽獸於中寇從東方來　廣開　可墾　西漢武帝廣開上林東南

令麋鹿觸之始皇乃至宜春鼠河御宿地　後漢安帝

詔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賜貧人　築　修

圃矣又爲地天子圃方百里公侯八十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虞之非正也漢修靈

圃揚雄諫而不聽　長洲　平樂　放乘輦吳王曰上林不如長洲之苑晉苑名　林

築鹿囿

藪獸禽遭藪爲圃值林爲苑雙觴共觛之禽皆苑有之　假貧人

藪獸之獸五色九苞之禽有司京師果園悉以假貧人

田棄地東觀漢記詔有司令民得入田毋收

田棄地蕭何謂上林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

蒙爲獸食上怒械繫之　掌鉤盾　爲陷穽　鉤楯宮也掌上苑之果木

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　孟子殺其麋

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　採周法　覽漢制　樵蘇無

忌　陂池勿禁　文選　實陂池而勿禁　制同梁鄒　義

樵蘇往來無忌

合靈囿　梁鄒古天子苑田名　文選　孟子曰棄田以爲苑囿　棄田　取圃

惠王即位取蔦國之圃以爲囿　域禽　縱獸　圃者築牆爲界故曰域禽　下詳前二

鳳集　麟臻　玉海說苑黃帝即位宇內和平鳳集東圃實棲桐木　漢成帝校獵長楊射熊館揚雄作賦以諷之其序曰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國家殷富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樂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　養龍　格熊

拾遺記黃帝爲養龍之圖西京雜記曰臚陵王賈有勇力恒於別圃學格熊羆後遂空手搏之　養鹿　牧馬

苑相傳爲趙襄子養鹿山西遼州和順縣有鹿之所北二道以郎爲苑監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漢舊儀注太僕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蓄魚鱉　鸞果菜　風俗通圃者蓄魚鱉之處也舊唐書則天時尚方監裴匪舟檢校京苑

將鬻苑中果菜以救其飢猶能拔蔡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

窮要妙　生顏色

萬物生顏色　營南郊　游上苑

南郊　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鳳凰集　麒麟遊

郊祀志　宣帝神爵四年鳳凰集上林苑乃作鳳凰殿以郊祀嘉瑞　禮稽命徵　外内之制各得其所四方之士無有蓄滯則麒麟遊囿六繫多天苑有德星應矣　漢書　六畜

生玫瑰　植牡丹

苑内生玫瑰木木下多苜蓿名懷光時人或謂之懷風風在其間常肅肅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曰苜蓿為懷風陵人謂之連枝草中為金殿四外植牡丹百餘本高可五尺　西京雜記　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奇異也　三輔黃圖　而長節節中赤詩正澤蘭廣高四五尺　漢諸池苑及許宮皆種之

獲兔　斬豕

東魏永興三年於北苑獲白兔剖之腹中有三子盡白　唐瑜傳從太宗獵洛陽苑羣豕突出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瑜投馬搏之帝拔劒刺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乃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快心於一獸之陛下神武　獸帝為羅獵

屠肉酤酒　射柳

齊書曰東昏侯於芳樂苑為市肆錄事將鬬者就擊毬如罰之百姓歌曰閱武種楊柳至尊屠肉滿妃酤酒　金史章宗紀明昌元年擊毬於西苑五月拜天西苑擊毬射柳

宴父老　賜貧人

太宗記貞觀十八年宴宰替否疏陛下嘗欲擴池塹掘苑圃以賑貧人今天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官也　令丞

總監　上林置令丞掌苑圃園池之事凡食果進蔬菜以供朝會祭祀奉養進御上林蔬以修蓄聚雜禽魚卉木莫不總而理之

募耕　宴士

東京苑總監宮觀豐昌樹蔬以修蓄聚雜禽魚卉顧也連為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闕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功

賞花釣魚　解帶移鞍

瓊林苑在開封西鄭門外宋嘗宴進士於此　宋太宗雍

熙元年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三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開封府麗景門外有宦春苑宋人號東舊臺治日暮一登臨解帶依蒼蘚移鞍坐綠陰

賞花

汎月　宋史太平興國七年以迎春苑自通津門外汴水瀕溢乃遷置改名每歲內苑賞花則諸苑進牡丹及纏枝雜花七夕中元進奉巧樓花殿雜果實蓮菊花本及四時進時花入內上巳重陽則宗室駙馬或館閣三司開封府刑部法官及典軍臣僚與玉津瑞聖園分互邀勝賜宴元摝庭記仲秋之月武宗與諸妃嬪凡月於禁苑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綠荷含香魚鳥羣集於是畫鷁中流蓮舟夾持往來便捷乃開宴張樂令宮人披羅曳穀前爲八展舞歌賀新涼一曲

苑囿四

詩　梁紀少瑜遊建興苑詩曰丹陵抱天邑紫淵更上林玉臺極百尺銀樹起千尋水流冠蓋影風揚歌吹音

跼躅憐拾翠顧步惜遺簪日落庭光轉方幰屢移陰願言樂未極不道愛黃金

苑應令詩曰轍跡光周頌巡遊盛夏功鈎陳萬騎轉閶闔九關通秋暉逐行漏朔氣繞相風獻壽重陽節迴鑾上苑中疏山開輦道間樹出離宮玉醴承巖菊銀牀落井桐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轉紅飲羽山西射浮雲冀北驄塵飛金埒滿葉破柳條空騰猿疑矯箭驚雁避虛弓彫材濫杞梓花綬接鵷鴻慙乏天庭藻徒參文雅雄

丘遲侍宴樂遊苑送徐州應詔詩曰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輕黃承玉輦細草藉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

猶積巢空初鳥飛荷亂新魚戲實爲北門重匪親孰爲
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陳江總秋日侍宴婁苑湖應詔詩曰翠渚遥鑾輅瑶
池命羽觴千門警雲蹕四澤動榮光玉軸昆池浪金舟
太液張紅旗照島嶼鳳蓋繞林塘野靜重陰闊淮秋水
氣涼霧開樓闕近日迴煙波長洛宴諒斯在鎬飲詎能
方朽劣叨榮遇警笏奉周行 唐 釋洪偃遊故苑詩曰
龍田留故苑汾水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寒
煙慘高樹凝露變輕蘿澤葵猶帶荇池竹尚侵荷秋風
徒自急無復白雲歌 唐盧藏用奉和立春遊苑詩曰

天遊御蹕駐城闉上苑池光晚更新瑶臺半入黄山路
玉檻傍臨元灞津梅香欲待歌前落蘭氣先迴酒上春
幸預玉臺稱獻壽願陪千畝及農辰 沈佺期奉和立
春遊苑詩曰東郊暫轉迎春仗上苑初飛慶杯風射
蛟冰千片斷氣衝魚鑰九關開林中覓草纔生蔥殿裏
爭花并是梅歌吹銜杯歸路晚栖烏半下鳳城來 增
崔日用奉和立春遊苑詩曰乘時迎氣正璿衡灞滻煙
氛向曉清剪綺裁紅妙春色宫梅殿柳訝天情瑶筐綵
燕先呈瑞金縷晨雞未學鳴聖澤陽和宜宴樂年年捧
日向東城 李適奉和立春遊苑詩曰金輿翠輦迎嘉

節御苑仙宮待獻春淑氣初銜梅色淺條風半拂柳條新天杯慶壽齊南岳聖藻光輝動北辰稍覺披香歌吹近龍驂薄暮下城闉　韓偓苑中詩曰上苑離宮處處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堦鑄出狻猊立玉柱雕成翡翠啼外使調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笙歌錦繡雲霄裏獨許詞臣醉似泥　宋王安石宜春苑詩曰宜春舊臺沼日暮一登臨解帶依蒼蘚移鞍坐綠陰　明林鴻春日遊東苑應制詩曰長樂鐘鳴玉殿開千官步輦出蓬萊已教旭日催龍馭更借春流泛羽杯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宸遊好續簫韶奏京國于今有

鳳臺　楊士奇從遊西苑應制詩曰廣寒宮殿屬天家曉從宸遊駐翠華瓊液總須仙掌露金支皆插御街花楨穿萍藻波閒雪旗颺芙蓉水上霞身世直超人境外玉盤親捧棗如瓜　文徵明遊西苑詩曰宛轉瀛洲帶慢坡蜷蜷玉蝀壓銀河廣寒遙見空中樹太液微生雨後波雲捲紅妝千步障風吹璃蓋萬年柯太平見說宸遊簡馳道青青長蘚蘿　又秋日再經西苑詩曰內苑秋清宿露晞盈盈日采動金扉松間翠殿團華蓋天外銀橋入紫微錦纜稀遊高柳無人折時見中官一騎歸　夏言西苑寓直事詩

曰水風清透芰荷香會景庭中捧御牀朱箔黃簾垂四面銀燈寶炬列千行　又曰湧玉亭前夜放舟碧荷香靜雨初收遥看北岸紅煙裏水殿珠簾盡上鈎　又曰黃金盤子熬龍涎波面風來香滿船銀燭光搖簾影細水晶宮裏夜朝天

晉賦漢班固西都賦曰西郊則有上林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　張衡東京賦曰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芳林苑名　晉左思吳都賦曰數軍實於桂林之苑　唐徐元弼靈囿賦曰代間秦餘地仍周舊俯皇都之近域有文王之古囿

關一

原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周禮曰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疏門謂十二國門關謂十二關出入皆有稅　又曰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晉又曰凡四方之賓客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注門關謂司關也貨賄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　原禮記仲夏之月關市無索順陽數不難物也　又鄭注曰關境上門也　漢書曰漢興都關中置關都尉以察僞遊用傳出入　唐書百官志曰天下關二十六所有上中下之差度者

本司給過引出寨踰月者給行牒徵手所過給長籍三月一易蕃客往來閱其裝重入一關者餘關不議　又曰六典曰司門郎中几關二十有六爲上中下之差上關六中關一十三下關七以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閉邪止暴　蔡邕月令章句曰關在境所以察出徼入也　賈誼新書曰所爲建武關函谷臨晉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　潘岳關中記曰秦西以隴關爲限東以函谷爲界二關之間是爲關中此說未盡

顏師古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徐廣注項羽關塞語曰東函谷南武關北蕭關西散關其說是也他如大震在隴州薄亭在原州駱谷在盩厔子午在長安同之蒲津洋之華陽雖建置在後其設險守國一也　原

洛陽記曰漢洛陽四關東成皐關南伊闕關西函谷關北孟津關秦有榆中關在邊郡漢有玉門關陽關五關蕭關在邊郡天井關在太行山居庸關在上谷江關在吳壺關在有散關斜谷關在秦西武關在上黨漢浦關皇溪關在越後漢西南藍田關在秦南廣城關轅轅關旋門關鄂坂關在洛陽西北南關在商鄭爵離關在河西魏有潼關在函谷西金門關在函谷東弭有陽安關晉有馬溺關在望都縣井陘關高梁關在趙地延壽關在新城清泥關在秦西南大行關在上黨鴻上關在中山白馬關在沙洲銅鐵關在吳興關在盧氏縣衝關在蒲坂南馬頭關在鐵關皇關關在幽州記曰龍泗北四十里有白馬關關甚險峻使十人固

段國沙

守雖萬人不能前　漢方言曰關而東陳楚之間戶籥

水經曰江水自關東遷弱關扞關注扞關扜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連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扞　又曰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或說因潼谷水以名地潼關東北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卷坂傍絕澗涉此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卷以濟門關矣　又曰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南則絕谷累石爲關址崇墉峻辟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峽林嶂邃嶮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游子聆之莫不傷思矣　杜氏通典漢中褒城縣有漢陽平關在縣西北蜀先主破魏軍於此　漢南記曰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此爲三關　方輿紀要曰鐵門關外有大潭即喜峰水之源也關南十五里爲穹窿山山多洞穴高與鐵門齊　寰宇記曰鬼門關在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漢馬援討林邑蠻於此立碑　又曰昔時趨交趾皆由鬼門關其南尤多瘴癘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　會要曰京西有關二房州平安關行慶關河北有關一瀛州高陽關陝西有關十環慶龍平關涇原渭州制勝關熙州南北關河州通會關蘭州鞏哥關金城關會州會寧關京玉關安鄉關綏遠關成

都路有關一茂州雞宗關　地里志曰凡十道有關一百四十三關內三十一京兆之藍田庫谷大橫華之潼渭津同之龍門商之武關鳳翔之大散駱谷隴之安戎安夷原之木峽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嶺并渭州六盤爲七關又有瓦亭蕭關寧之定安舟之烏仁延之合嶺蘆子會之會寧烏蘭綏之魏平勝之榆林河濱豐之中受降城單于之雲伽河南十五河南之河陽轅轅陸渾伊闕高門松陽鵜鶘大谷汝之魯山陝之大陽古函谷涇津虢之潼大谷鳳陵朱陽鄠之石碏津齊之鹿角濮之靈津沂之穆陵河東三十三河中之風陵蒲津龍門

晉之府城絳之武太平黑之馬鬬永和太原之白馬井陘盤石葦澤赤塘天門汾之陰地長寧沁之柴店嵐之樓煩合河蔚汾憲之雁門石之孟門忻之石嶺代之東陘西陘石門雲之牛皮蔚之孔嶺潞之井谷壺口昂車澤之天井長平河北二十四孟之河陽虎牢成皐旋門故軹懷之大斛博之四口衛之故延津故臨清黎陽澶之盧津鎮之白馬故井陘德之張谷定之安陽八度倒馬委粟幽之納款平之明堄臨渝大海嬀之居庸塞鐵門山南五鄧之魯陽興元之甘寧百牢利之石門興之興城隴右六秦之大震河之河藍鳳林蘭之金城沙之

陽關玉關淮南十二廬之故東光之木陵定城安之故
黃峴武陽百雁平靖黃之大活白沙木陵陰山申之故
平靖江南一虔之橫浦劒南十二彭之靜塞蠶崖漢之
鹿頭嘉之平羌黔之青溪瀘津雅之靈關雞棲邛崍茂
之古桃綿之松嶺龍之涪水嶺南四廣之康浦賀之荔
平連之故秦湟溪容之鬼門羈縻莊州之桂嶺　國朝
名臣奏議曰富弼上仁宗封事言松亭關古北口居庸
關爲中原險要又河朔士卒精悍與他道不類得其心
可以爲用失其心大可以爲患安得不留意於此而輕
視哉　實錄曰關隘之要有四曰古北口曰居庸曰喜

峰口曰松亭關烽相望者一百九十六處　金國行程
曰渝關居庸可通餉饋松亭金陂古北口止可通人馬
不可行車山之南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
未數里則地皆瘠鹵矣　陷蕃記曰幽州西北石門關
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
金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
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平州之東
乃渝關凡此數關一夫禦之可當百朝之割地若得諸
關則燕山之境可知矣　長安客話曰漢唐都關中去
邊幾千餘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西南抵紫

荆關近者百里遠不過三百里耳　職方圖考曰京師
宸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眞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
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口古北口黄花鎮險要尤
著

關二

原　左傳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
增　又曰季孫攻臧氏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季孫用
孟椒之言盟臧氏曰無或如臧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水經注曰左
傳魯襄二年七月晉成與諸侯會於戚遂城虎牢以逼

鄭穆天子傳曰天子射烏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
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擒虎而獻之
天子命之爲柙畜東虞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
此始也秦以爲關漢乃縣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
北面列觀臨河迫迮孤上路直茲邑昇眺清遠勢盡川
陸羈途游至有傷深情　原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與太
子建子勝俱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
因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
矣我將告子取吞之關吏因舍焉　列仙傳曰關令尹
喜周大夫善內養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物

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與俱之流沙　燕丹子曰燕丹去秦夜到關門未開丹爲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

增 韓子曰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爭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汝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原 史記曰秦昭王因孟嘗君孟嘗君恐追至客居下坐者能爲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　楚漢春秋曰沛公西入武關居於灞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王項王大將亞夫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門乃開　漢書曰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尚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于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因而攻之 增 史記曰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至霸上趙涉說亞夫曰將軍何不從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　漢書曰元封四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 原 又曰武帝時楊僕征南越有功恥爲關外人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縣以故關爲弘農縣 增 又曰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東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西則限

以葱嶺　又曰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莋還報天子天子大說　後漢又曰終軍初從濟南嘗詣博士入關關吏與軍繻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又曰郭丹初之長安從宛人陳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語人曰不乘使者車不出關丹自從入關後不歸家十二年後奉使乃出關竟如本心　後漢書曰建武元年正月鄧禹自箕關將入河東　又曰元和二年幸河東至天井關　又曰延光二年元和五年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　又曰延光二年北匈奴與車師入寇議者因欲閉玉門關陽關張璫上書陳三策　水經曰散關部白南山橫洛水北屬於河皆關塞也即楊僕家童所築矣其城西阻塞垣北抗惠水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五營士屯都亭置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八關都尉治此函谷爲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人總其

統目有八關之名矣　典略曰昭烈起館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　蜀志曰魏延欲請精兵萬人與諸葛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　通典曰魏正始元年弘農太守孟康上言移函谷關更號大崤關又爲金關　後漢何楨集曰以崤關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軻云古者關譏而不征關險之設所由尚矣　吳書曰陸凱奏曰臣愚以西陵國之關首宜重其備備重則敵不敢輕備輕則爲敵所侮　晉北史曰元魏鄧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趍義陽三關魏中山王英出汝南救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而破且先攻東關又向西關以分其勢　蕭山集曰周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棄之以爲契丹之元首非特其爲右臂也　地里志曰榆林郡開皇二十年置勝州仁壽二年置金河縣帶關　雜記曰唐馬周入秦關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取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皆異之　唐書曰時有司議關市盡征之崔融謂尚官九賦其七曰關市雖斂士商不及徃來天下之關必險道或致騷動　又曰至德二載攻崔乾

祐于潼關乾祐敗退保蒲津約趙復等爲內應進收永豐倉關陝始通　又曰賊分兵略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命郭子儀以朔方兵擊之　又曰開成五年詔振武節度劉沔屯雲伽關備回鶻　又曰會昌五年作昭武廟于虎牢關　會要曰太中六年詔隴州薛逵移築故關三月秦移要會之中臨水挾山當川限谷危牆深塹克揚營壘之勢乞改爲定戎關正月廿七起三月十七日畢畫工圖進上勑云新置關成得其要害五代史補曰周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闔其新征君臣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郡之在幽州亦連宵

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還得實甚喜以爲大勳必集登高阜以觀六師　河陽汜水縣舊關題曰虎牢西題曰玉關祥符四年三月戊戌成真宗西巡至虎牢關改行慶關慶曆四年五月己丑省汜水縣爲行慶關隸河南府

宋史曰康定元年詔潼關設備慶曆元年毀潼關新置樓櫓王堯臣陳不可乃詔撤之　又曰慶曆二年秦州築東西關成初守臣韓琦以州之東西民居軍營皆附城因請築外城凡一十里自元年起至是成計工三百萬　又曰崑崙關廣源州蠻儂智高叛連破七州仁宗遣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至賓州時儂寇還守邕

州青懼崑崙關爲所據乃下令具五日粮休士卒賊諜知不爲備是夜青率衆半夜度崑崙關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遂大敗

德三年以劒州劒門縣隸關以兵馬監押主之熙寧五年縣復隸劒州　奉使行程錄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複障有渝關居庸松亭金坡古北口前此經營邊事與金人歲幣加契丹之倍以買幽薊五州之地而平淡營三州不與焉是五關我得其三而金人得其二也以天下視燕爲北門失幽薊則天下常不安幽燕視五關爲襟喉無五關則幽燕不可守五關止得

其三縱藥師不叛邊患終無寧歲也　北征記實曰劉延慶既潰阿骨打以全節自居庸關入四軍大王奉蕭后由松亭關遁　金史曰温迪罕阿魯帶以兵四千屯古北口薊州石門關等處各以五百人守之窩斡收合散卒萬餘人時時出兵寇東魯古淀古北口與化之間

關三

原　北守　東封　東觀漢記曰王梁爲中郎將與景丹蔡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別北守天中關下詳　賓卯　旅悅　上詳周禮　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廢六　據兩上詳前二　漢書曰孝武時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右地分置武威等四郡據兩關　秦許　漢徙謙周古史曰秦君遺楚子書曰願與君會武關面相結楚子往

秦君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稱爲秦王楚子至則閉關下詳前二

谷關成帝元延元年函谷關決門牡自亡谷永對曰函谷關之固將去焉故牡飛下詳前

谷拒山東之險關守國之固將去焉故牡飛下詳前

二　楚塞　蜀門　戰國策曰楚有汾陘之塞桓寬鹽鐵論曰楚自陘山設關以拒秦左思

蜀都賦曰廓靈關以爲門　察隩　何留　上詳前二漢書曰廚傳勿舍津關何留何謂問是

阿人而停留之云何呵也　石臺　銅嶺　酈道元注水經曰居庸關山上有石臺三層蓋古關

之候臺也　董覽吳地記穹窿山東兩嶺相趨名曰銅嶺　白馬　青牛　劉向七畧曰公孫龍

持白馬非馬之論以度關又桓譚新論曰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

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　關令尹內傳曰周元極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函谷關關令

尹喜先救門吏曰若有老翁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授喜道德經

五千言　棄繻　解印　上詳前二漢書曰終軍從濟南入見上詳前二

中　裹傳　封符　張瑩漢南記曰郭丹絕迹棄軍還葬裹傳從武關出謁更始下詳前二

白水　青泥　劉澄之梁州記曰關地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孫嚴宋

書曰高祖北伐沈田子入武關屯青泥姚弘反率大衆數萬奄至青泥關　春斗　冬奎　太公

金賈曰春三月斗星爲天關向天梁敵不可當　又曰冬十一月奎星爲天關云云　雞鳴

馬入　上詳前二匹高九尺武帝問朝是何獸朝曰此王母乘郭子橫洞冥記曰東方朔得神馬

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壇因騎繞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門猶未捶　金城　玉門　關驅

玉公之舍視此馬於芝田臣之金城郡有金城關玉門關陽關十三州記曰金城勒有井關燉煌龍勒上地上

漢書曰上地上漢有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　識異言　禁遊宦　禮記曰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

鄭元注譏呵察之也　養孤　待暴　閉關以養孤　詩

于曰關所以禁遊宦諸侯乃無得出焉　留善閉　成帝曰勿許關鍵　籍內　詐亡　漢詔流人欲入關者籍內之注

爲籍内之也　穿成爲髡鉗乃解脫許劉傳出關逃歸　負阻　食征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公以門賞而班使食其征　不租　無傳禮年不順成關梁不租　宣帝詔人以車載粟入關得無用傳　暴征　輕稅　徧介之關暴征甚稅月令易關市輕稅　商旅　仰攻　斬出　仰關而攻傳曰藏統犯關斬門而出　延敵　備盜　開關延敵閉關備他盜　復關　謁關　君子所近謁禮以從者數對　至日閉關　孟冬謹上詳前一孟冬謹閉關梁　用符節　罷馬弩　門關用符節　其詔罷馬弩關舊征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故曰罷　班超生入　商君自敝　漢書班超在絶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商君亡至關不得舍曰爲舍人無驗者坐之曰爲關在青州府臨朐縣南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復南至於穆陵　嘉峪　穆陵　嘉峪關在陝西行都司肅州

牢　馬陵　古崤關在開封府汜水漢置成皐縣隋爲虎牢關　馬陵關在遼州榆社縣即龍涓自刎處

平靖　大慶　平靖關在淮南子曰天下九塞冥阨其一　大慶關在平陽府蒲州舊名蒲津關即秦孟明焚舟處　長平　大散　長平關在山西潞安府長子縣即秦將白起大散關仙人關箭筈關此胡人入寇之路也自失此三關而蜀之門户撤矣　蒲坂　菟亭　竹書紀年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於蒲坂關　菟亭關在華亭唐肅宗幸靈武牧馬於菟亭即此

井陘　壺口　井陘關在平定州下井陘關即此　壺口東漢韓信擊趙東敗高幹復舉兵守壺口關　鴻山　鳳林　鴻山關在保定府唐縣一名鴻城昔項羽於此見羣雁曰我當南面射中其一及不中人已知其不終云　鳳林關收鳳吐蕃傳尚延心獻款高祖以爲常山關長　常山　幽谷　列傳張禹祖父況光武開天傳信記曰幽谷關得白石篆文桑字解者曰四十八也正符帝在位之數　橫浦　清流　橫浦關在南安府城

西南漢時楊僕討呂嘉出豫章下橫浦即此清流關在
隋州城西南舊傳南唐建地極險要其將皇甫暉與
周師戰敗欲退保滁州尋被擒即此北

八度六盤八度關在唐縣漢時築其下有水屈曲八度
城西唐宣宗破吐蕃於此在平涼府

雞頭魚腹雞頭關在漢中府褒城關口有大石狀如雞頭故名
關與淵郤等相拒法正曰魚腹狹蜀志先主次於平陽
之雪山雁門雪山界地極險峻雁門關在山西馬邑

山海石湖寧山海關在撫寧縣其北為石湖關在撫州兵五千守此賊遁去

天門東南山巖峭拔中有盤旋崎嶇於絕頂置關山其南為海寰險要之地境凡未再犯境張後以稱鬼門關元廉訪使月魯改名桂門關宣德中改為天門關

龍井一統志桂門關洪武初改名龍井兒關誤

方輿紀要龍井兒關要衝也其內為三屯營之往五十而取其一光武開玉關以謝西域之質

漢書侯嘉脫抱王霸屯史記曰侯

嬴謂魏公子曰嬴乃夷門抱關者本傳王霸為討虜將軍建武八年屯函谷關擊衆陽中牟賊平之

叩關識關過秦論九國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文選

谷之可關不知王者之選識函

曰先入關者王之乃遣沛公至霸上或說沛公無外

西入鴻異北攻出臨晉關擊降陰般王又馮異北攻

先入急守史記懷王與諸將約

天井關拔上黨兩城異康擊延岑令自武關嶢關取之以中尉從出臨晉關

北守曹參從西攻武關嶢關走南陽

至河內列傳王梁為野王令北守天井關為屯

曹參西攻王梁

郎將北守其關漢書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

太子迎太宗記貞觀十九年班師十月丙辰皇太子迎謁於臨關

市鐵器觀馬牧本傳

南粵趙佗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武帝時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

關天子許之　太宗紀貞觀二十年八月丙戌踰隴山關次足亭觀馬牧

漢使遮曹公屯

李廣利傳天子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吳志朱然傳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

都尉總管地里

武威故休屠地太初元年開有玉門縣志酒泉太初四年開張掖昆邪後元年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勒縣縣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也

邪地太初六年開敦煌白龍堆沙蒲昌海龍勒

文帝紀開皇三年三月城榆關

據三關取六郡

吳志賀邵四年以賀婁子幹爲榆關總管

北備西出

幹本傳校乘說吳王曰秦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符秦之寇

建武徙置

陽關在沙州王維詩西出陽關無故人

伏波掩擊

漢書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原鳥桓侯援建武二十一年遣援擊之

梁慬轉戰

後漢書梁慬傳永初二年春羌寇三輔慬擊之轉戰武功

美陽關

岑彭傳彭自率

姚泓奄至

劉泓進屯

宋書劉敬宣傳敬宣藏宮劉歆長驅入江關

高祖北伐沈田子入武關屯

青泥

姚泓反率大衆數萬奄至武關

劉沔傳會昌二年拜東河節度兼招撫回鶻使屯

唐書曰唐元宗朝西番

雁門關

越繩橋

海門第一關在安慶府宿松縣

立鐵柱

舊唐書在交趾安南都護府北長越繩橋而競款玉門

小孤山元立鐵柱於此長三丈有零

漢置

周更子午

關在西安府城南子午谷漢置潼關在華陰古桃林塞東漢築後周更名潼谷關

連山插漢

疊嶂重巒

水經注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千雲居庸關在順天府北兩山夾立一水傍流關跨南北之南重巒疊障吞奇吐秀蒼翠可愛爲京師八景之一

名曰居庸疊翠

楊葉榆林

庾信枯樹賦北陸以楊葉爲關唐志勝州榆林縣東有榆林關

長歌入關

鮑昭樂府升高臨四關薛仁貴傳壯士長歌

電埽鐵裹

金史五行志貞祐二年六月潮河北河

漢入關

升高臨三置

後漢貞觀十年

溢漂古北口鐵裏　鬼作關韓文公詩雪擁
門關至老王谷　雪擁藍關馬不前
張均詩瘴江西去火爲
山炎徼南窮鬼作關
峭且深劉季叔守關詩晨雞
三叫未開關留滯行人更解鞍

關四

原詩陳周弘正入武關詩曰武關設地險遊客好遭迴
將軍天上落童子棄繻來揮汗成雲雨車馬颺塵埃雞
鳴不可信天曉莫先開　隋虞茂入關絶句曰隴雲低
不散黃河咽不流關山幾道里相接幾重愁　唐太宗
入潼關詩曰崤函稱地險襟帶壯兩京霜峰直臨道冰
河曲繞城古木參差影寒猿斷續聲冠蓋往來合風塵
朝夕驚高談先馬度僞曉預雞鳴棄繻懷遠志封泥負
壯情向有眞人氣安知名不名　徐賢妃秋風函谷關
詩曰秋風起函谷朔氣動河山偃松千嶺上雜雨二陵
間泫雲愁廣隰落日慘重關此時飄紫氣應詔眞人還
來濟出玉關絶句曰斂轡遵龍漢銜樓度玉關今日
流沙外垂涕念生還　李行言秋晚度廢關詩曰秦郊
平舊險周德眷遺黎始聞清夜柝俄見落封泥物色來
無限津途去不迷空亭誰問馬關戍但鳴雞山月寒彌
淨河風晚更淒贈言楊伯起非復是關西　宋之問過
函谷關詩曰二百四十載海內何紛紛六國兵同合七

雄勢未分從成拒秦帝策決問蘇君雞鳴將狗盜論德
不論勳　楊齊哲過函谷關詩曰地險崤陵北途經分
陝東透迤泉石盡荒涼古塞空川光流曉日樹影散朝
風聖德今無外何處是關中　唐元宗早渡蒲關詩
曰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
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
色行朝景雞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棄繻同　張
說奉和聖製早渡蒲關應制詩曰蒲坂橫秦晉華芝曉
望秦關城雄地險橋路扼天津樓映行宮日隄含翠樹
春黃雲隨寶鳥紫氣逐真人東詠唐虞跡西觀周漢塵

山河非國寶明主愛忠臣　又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
制詩曰天德平無外關門東復西不將千里隔何用一
丸泥　張九齡奉和聖製早渡蒲關應制詩曰魏武中
流處軒皇問道迴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開龍負王舟
渡人占仙氣來汀津會日月天象設風雷東顧重關盡
西馳萬國陪還聞殷肱郡元首詠康哉　又奉和聖製
經函谷關詩曰函谷雖云險黃河復已清聖心無所隔
空此置關城　又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制詩曰隱嶙
故城墅荒涼空戍樓在德不在險方知王道休　元元
遺山高關詩曰高門關頭霜樹老細路千山萬山繞亂

餘村落不見人雪霰霏霏暗清曉葦川百里如掌平開
田滿眼人得耕山中樹藝亦不惡誰遺多田知姓名許
李申楊竟何得只今惟有石灘聲　又南關詩曰風裏
秋蓬不自由一生幾度過隆州無情團柏關前水流盡
朱顏到白頭　又曰路轉川迴失繫舟更教兩驛過徐
滿多情團柏關前水却共清汾一處流　劉秉忠過居
庸關詩曰車箱來往若流泉絕壁巉嵓倚翠煙限破中
州四十里鑿開大路幾千年函關不謂平如地蜀道無
知險似天萬里揮鞭猶咫尺誰能掌上保幽燕　又過
天井關詩曰雲冷風高天井關太行巔上看河灣九州

占絕中原地一壑攔迴左界山王霸分爭圖未捲英雄
鏖戰血猶殷華陽春草年年綠汗馬南來不放閒　薩
都剌度閬關詩曰曉度分水嶺身在雲霧中手扣天上
關聲落山下風雷寔走澗壑神人過虛空既訝奔豐隆
亦可招祝融頃刻開萬象赤烏飛嶺東　又曰白雲下
千峰盡入懷袖裏振衣度閬關灑作山下水仰登天無
梯俯視井無底古來守關人豪傑存有幾寒食百草青
春風吹不起　揭徯斯雲關詩曰君子荷初服恩至若
無榮穆穆芳雨散悠悠蒼山行危關擁霧黑飛術綠雲
青苔蘚滑如積杉松宿冥冥時逢負笮翁忽聞流水聲

舉足向益高矯然欲遐征徙隸各忘倦矧彼高人情

柳貫晨度居庸關至南關門詩曰雲梯忽斷山峻平霽霧初寒林嶺明兩都扼喉南北鎮九州通道東西行轟崖巨石擊佛屋辟門遺築開軍城當時苦說天下險一辛前臨強萬兵　明劉基過閩關詩曰建溪激箭向西流石齒如鋒關容舟筒子踏歌渾不畏行人遥望替生愁　謝榛居庸關詩曰控海幽燕地彎弓豪俠兒秋山牧馬處朔塞用兵時嶺斷雲飛迥關長鳥度遲當朝有魏尚復此駐旌旗

賦　漢李尤函谷關賦曰惟皇漢之休烈兮包八極以據中混無外之蕩蕩兮惟唐典之極崇萬國喜而洞洽兮何天衢以流通襟要約之險固兮制關鍵以擒并其南則有蒼梧荔浦離水謝沐涯浦零中以窮海陸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陘貫越代朔以臨胡庭緣邊邪指陽會玉門凌測龍堆或置於西則有隨龍武夷白水江零洒漢阻曲路由山泉奮水遠濫沐落是經爾乃周覽以汎觀歷衆關以游目惟夸關之顯麗羌莫盛乎函谷施雕鶚以作好建峻敞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別翼巍巍之高崇命尉臣以執籥統羣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厲操戈鉞之普聰蕃鎮造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惶惟函

谷之初設險前有嬀之苗流睢背魏而西逝托衾衣以
免搜大漢承弊以建德革厥舊而運修淮令宜以就制
因茲勢以立基蓋可以詰非司邪括執咽喉季末荒戍
墮關有年天閔羣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適河文中
興再受二祖同勲永年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關下列
九門　晉江統函谷關賦曰登彼函谷羨覽丘陵地險
逶迤山岡相承深谿累降修嶺重升下杳冥而幽曖上
宮崇而高興帶以河洛重以崤阻經略封疆因固設險
異服則呵奇言必檢消姦究於未萌殿邪僞於萌漸及
文仲之斯廢乃違仁而受賊聖王制典蓋以防遥萬里

順軌疆場不侵撫四夷而守境豈恃阻於高岑彼禁紂
以顛墜非山河而不深顧晉平之愛險獲汝叔之忠箴
鄧魏武之隆志嘉吳起之弘心末代陵遲惡嬴氏之叛
渙乃因茲而自增下凌上替山冢萃崩覽孟嘗之獲免
賴博愛而多寵惟七國之西征仰斯阻而震恐豈隩險
之難犯將羣帥之無勇咨漢祖之絶關又見敗於勃項
尹喜爰處觀妙研精李老西徂五千遺聲張祿既入穰
侯乃傾營陵之出稟築由生衛鞅及商喪宗摧名終軍
棄繻擁節飛榮覩浮僞於末俗思元眞於大庭　唐
閻伯瑾函關賦曰函谷天險弘農邦鎮南據二虢北荒

三晉洞開一軌辟立千仞逕薦雙合梯苔孤峻世濁先
封道康後順遠秦塞近崤陵幽泉脉脉斷峰稜稜增阻
霧杳聚桥煙凝高畔異級坻嵲相乘靡屈靡究不騫不
崩實隄防之樞轄爲造化之緘縢齊之以權衡危不可
得約之以符璽信而有徵觀夫憧憧往來驂駐成霧據
於石東西十里臨其深前後咫尺建鋋百二之國扼喉
三七之路幅幀既長城小而固 張翌潼關賦曰巨防
宵扃倚洪波而作鎮重扉擊桥連太華而爲城刱中代
之新號變函谷之舊名柱史老聃擁仙雲而西邁終軍
童子建使節而東行文仲不仁廢六關而興誚王元有
說封一九而永清若川備不虞取諸繫象作邦家之襟
帶杜奸究之來徃長塘矗兮雲屯層樓赫以霞敞登臨
者有知其地雄踰越者無漏於天網 王啟武關賦曰
地勢爭雄山形互對西連蜀漢之險北接崤函之塞鎖
百二都綿幾千載世亂則扼限區宇時清則通流外内
當其六國連謀關防日修則斯地也雲屯貔虎雪耀戈
矛張儀出以行詐懷王入而竟留縱下客之雞鳴將開
莫可任公孫之白馬欲度無由及乎塵起九州波搖四
海秦鹿失而襟帶難保漢龍興而山河遽改豈料禦衝
之所此日全平未知擊柝之徒當時安在

原 箴後漢崔瑗闕都尉箴曰茫茫九州據爲關津唐堯積德三代修仁越季不軌爰失厥人聖賢不用頑嚚是親漢潰武關項破函谷秦王子嬰繶爲禽僕尉臣司關敢告竝轂

原 銘漢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襟帶咽喉尹從李老留作二篇孟嘗辭秦奔騖東征夜造稽疑譎以雞鳴范睢將入自臧以囊元鼎革移錯之新安舍彼西徂東即高原長壍重關閑固不踰簡易從與乾合符

增 唐賈至虎牢關銘曰邈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瀆會險威坼封泉實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離防昃恃以滅聖憑而王崢嶸豁呀孟門相向伊昔漢祖戡秦統周勍敵相及此焉淹留終呑夷海春遂割鴻溝乘輿而東遂有九州隨氏敗績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儁儁雲旗容與擒夏剋鄭在此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祇聖肅然憫亡悼其號叔及道復隍燿師項氏烹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時德不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怛怳遑失順獲古今同期申鑒勒銘庶警將來 獨孤及古函谷關銘曰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籓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

陵谷想見精靈仙鶴長徃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岩
扃